



英國卡本忒著  
郭昭熙譯

大江書鋪印行

0014528



愛  
的  
成  
年

卡本  
郭昭熙  
譯著

# 目 次

---

陳序	.....	I
第一章	性的欲望	..... 一
第二章	未成熟的男子	..... 二三
第三章	奴隸的女子	..... 三三
第四章	自由的女子	..... 五一
第五章	過去的結婚	..... 六九
第六章	將來的結婚	..... 八七
第七章	中性	..... 一〇七
第八章	自由的社會	..... 一二七

## 陳序

這稿我已代保藏了七八年。原本按期譯來，登在我們幾個人辦的週刊婦女評論上。登完之後，就放在我處。說要請蔡慕暉女士覆校一遍，交給一個適當的書鋪印行，但終於兩事都未能實行。直到郭先生這次再來上海，蔡慕暉女士又正在上海，他纔取去自己校改一遍，又托蔡女士對校一遍，由大江印行。從此郭先生這部勤謹的工作，總算告一段落，而我也總算已經將稿托給讀者諸位，不必再負代藏的責任了。

這書，我以爲，是好的。我會儘力讀種種關於兩性問題及婦女問題的書，在大半都已忘却。但這一本書，和還有一二本書却在例外。例外之中有一本是婦女與社會主義，中國也已有譯本。但那是現實的，科學的，戰鬥的，不

如這書的富於情趣，於初注意此項問題的，初看或太沉悶。富於情味而又思想不陳腐者，則要推這書爲第一。

這書，在這譯稿按期發出之前，中國已經有過一種譯稿，由北京晨報館印行。那稿係據日本堺利彥節譯本譯出，既不完全，也對於堺譯不全相符。這稿自然在它之上。而且也曾於中國對於愛的瞭解上有過相當的助力。唯不知這次印行的效果如何。

愛將終於成年，

我想是無疑的定則；不過能有助力，則更可以少所阻礙地遂其成長罷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陳望道，於上海。

## 第一章 性的欲望

兩性問題是很難討論的。人們對此，確有怕敢出口的神情，又有特意裝作的風習。因此所謂『性欲』，只在緘默裏，佔據了人心底大部分；關於這問題的言詞既極少，又多不適宜，每有討論，便要引起誤解。片言隻句裏，也會產出無端的揣摩臆測；承認有有限的自由，也會解釋作鼓勵無執守的放縱；文字底賓主輕重，每每被人顛倒着看。

世間對於這個問題，委實含有許多的靈物崇拜的意味。但是我們若能認清『性』在宇宙萬物中，占着如何重要的位置，自原始時代以來，『性』對於人間個人的衝動，乃至對於宗教的情操和儀式結着如何深密的關係，也就不致詫異這態度的由來了。

在我們需要中，性欲確是次於飢餓的一個最原始最強烈的要求。而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却彷彿比飢餓更深入人心。因為人類飢餓的需要，在現代社會，已得相當的滿足，而這性欲却被法律與習慣堅強地抑制着，因此便更牽惹着人心了。

認識性欲底地位，而加以討論，駁駁，並闡明牠對於個人和社會的意義，對於一切的男女都是一件最緊要的事。

兩性中，差不多沒有性欲——從未戀愛，也無強烈的情欲——的人或者也是有的；但總是稀罕的事。事實上，性欲是一個普遍的經驗；而且可以說是一種一切成年人們都應該經過的經驗。縱或有例外，但，如上所說，這本能總是普遍的，深入的東西；所以為要瞭解人生——自己底，他人底和人類底——底意義，並促進自己底能力起見，這種經驗，在原則上，是必需的。

這種經驗底必需，我以為在將來的社會生活中，必被認識；那時像現在一大

部分婦女所經驗的這強迫獨身（自願的獨身或者沒有污點）必將和賣淫一樣，看  
作可以嗟歎的謬誤。其實，賣淫也未嘗不是強制獨身底半面現象，或是必有的  
陪襯。

『自然』這『自然』指無意識或幾乎無意識的本能和勢力（原是很擔心的，從不  
忽視這兩性關係。伊所以如此，在或一意義上，無非爲了伊自己的使命——就  
是與人間個體沒關係的種族的使命。但伊却常不注意或調和這發達了的，更有  
意識更有理智的意象，挾着一種強烈的勢力而行動。感着性欲的青年，每會忽  
然地遇着偉大的勢力——這力雖然偉大，其實只是他本性底潛意識的勢力。當  
戀愛時，他會覺着一種靈妙的衝動，因爲他覺得一身已和宇宙底元氣精力，及創  
造未來的種族；充溢廣大的空間及數千年的時間的力同化。他看見自己生命底  
深奧，又會在那光景之前呈現了一種畏懼的震動。他覺得關係自己的事，同樣  
也覺得是關係那會觸動他底『性欲』的對方底事。兩戀人底凝視常深入內心，



而且滲透了未來歲月，醒悟了無數的與生以俱來的幻夢。

當他任自己往下去的瞬間，像滾入急流似的，在沒限制的勢力底下任意欣喜着，且又沉醉于動作的歡悅，而忘懷他所要去的處所；然而一轉眼，他又覺得已到了不可能的地位——就是他個人底道德觀念，及成爲法律，慣習的社會道德觀念，所不許的。這時他恐怕就會覺得，要滿足他底衝動，將會與他戀人底幸福衝突。他底情欲突動時，像有一種惡魔。就是他或他同類的人們所創造的，他不得不統治彼或被彼所統治；因而生了一種兇猛的衝突，這就是天賦的下意识的本性和晚近發達的道德觀念的衝突。

『性』底光榮是普及洋溢於森羅萬物之中的。花蕊爲着產育底狂喜，而向太陽閃爍。動物在性欲下，鼻孔張開，而且形體現有一種又驕傲又兇猛的美麗。

就是人物，戀愛時也就變化氣質，能在山岳和天空底光彩裏，懂得了從來不知的自然妙諦——然而，很奇怪的，人類此時却會發見，『自然』底妖棒已被毀

滅了，懷疑，衝突和分裂等現象已佔了先前很流行的無意識的和諧之處。

這理由，並不難尋求。我們上面已比較過人類底性的需要和飢餓的需要，却脫漏了一個重要的差別。這差別就是，食物（飢餓底對象）自己沒有主張什麼道義的權利（註），可以被他物任意佔據；而性的對象，却是人類，不許爲了偏私的利益而使用，除非違背了平等律。人們如認識他人和自己平等時，他底性的需要，便會碰着了驚人的問題。他底需要縱然並不比從前會減少——也許更大——然而在他覺得還有比性欲更爲重要的事的時候，這需要便受了很重的打擊了。

註——雖然動物的食物不是這樣。

我記得，海尼（Hone）嘗在什麼地方說過，失戀了的人，覺得自己彷彿是一位神。性愛的大潮流，一經壅塞，與生命底別一部分相衝突時，那性的及道德的全部人性，便在可怕的壓迫下，被意識了，且將在苦痛中開展了神似的性格。

那就是所謂創造不滅的靈魂的技術家——由本然的戀愛進化至更完全的戀愛的人們——底工作。喬爾達諾·勃魯諾 (Giordano Bruno) 說，『一切戀人間必有奧林比亞的冶鐵匠在。』

這里使我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性欲本能與道德的社會的本能底衝突乃至分歧的問題。我想，倘若能夠正當地處理這性欲，不流於迷信拘謹，也不流於淫猥放縱，那麼，所謂性欲底滿足或沒滿足都是很美善而可喜的。彼等都有相當的效果，人們可以由此收獲酬償，我們可以否認人類氣質時常繼續變化這事實麼？淫慾和戀愛實有一種微妙的變化作用。肉欲的本能和精神上兩性結合的要求，原是一個東西，不過表現出來的形式不同罷了。彼等確有甚深的關係。我們都知道，如果肉欲太無限制，高尚的愛力就自然會消滅；但太限制了肉欲，身體也會充塞了情緒的激浪，因而釀成不安和危險的。不過這情緒，有時或可因為被壓迫之故，結成微妙深澈的精神戀愛。

瑪珂斯·奧理斯 (Marcus Aurelius) 引喀力他斯 (Heracitus) 底話說，土地消滅了變成水(液體)；水消滅了變成空氣(蒸氣)；空氣消滅了變成火(燃燒)。同樣地，人體中底肉欲的，情緒的和精神的原質，也可以說其中一物消滅了，竟會變形，成爲別的一種罷。

我并不是說，爲要達到精神的恆久的範疇，應該把戀愛底下級的肉體的表现除去——因爲生物是緩緩進化的，不能全用這高級而費氣力的方法。我祇想說明，這性欲有種種的變形。犧牲了低級的方面，或者竟是達到了高級的恆久的方面的唯一的條件。而且『遏制』(有時必須如此)一定是有酬報的。

人們如果能夠知道戀愛底本質是何等的尊貴，何等的難以消滅，大抵不會再想以彼爲犧牲的了。他確配稱爲生命底主宰者。如果他能容受身體上的需要，而且知道怎樣變化彼等使成爲稀罕芬芳的情緒的花。

這事如不取賢明的同情的態度，教給兒童青年，他們底心緒行爲必然要生了

異常的混亂。這種人生職分上最神聖最深刻最重要的知識，單讓兒童在路旁撿拾、受那無知和不德之人的口頭教育，那是最謬誤的，而且顯見的是出於我們思想底不潔和不誠。然而，兒童一到成年，張開情緒和性的本能，他是能夠領悟而且重視性的意義的（現在的狀態已比他底平凡的父母或保護人更進一步）。

倘若同情地指導他，不要擾亂彼羞惡的意念——這意念是很自然很有價值的，是幼時的保護物——他是能夠吸收所指導的知識的。我們教兒童，先告訴他，肉體上與母親之關係，兒子在母體中的時期，母子之間自有一種神聖深遠的恩愛；然後再說明父親的關係，父親母親互相戀愛，是生產兒子的原因；這些都是很自然——至少是那麼適合他們幼稚的心理的——祇能激發他們感激和驚嘆的心情，決不會使他們惶恐，或生不適當的概念。往後年歲漸長，性的需要漸次發達，我們該再詳細地告訴他們，指導他們適當地注意地對待這性的本性；說明縱欲底意義和彼底害處——倘若發見了這惡習。我們又應該說明，和

他人發生關係的時候，『自制』(Self-control)和鎮靜情感是很緊要的，而且又當使他們知道，肉欲多少可以變作高尚的情緒(這與過度禁欲不同)，以及有很大的效果。以上所說的事，都是青年的男女很容易知道很能夠尊重的，而且又有無限的價值，能夠使他們擺脫掉在不潔的溝裏掙扎的苦痛，以免喪失可貴的生命力(Life-Strength)。最後，等那道德的習性成熟了，再教以純潔的男女關係高尚尊貴，這不是要把情欲撲滅，這僅是想獲得情欲底神髓，彼是爲他人幸福而犧牲的(戀愛上的道德進化，減少本性。)直至最後，那不顧他人，單想由他人身上攫取一種不快的快(Urgent Pleasure)，或沒有戀愛便委身於人，便都成爲不能的事了。

所以戀人之間，應該有一種很堅實的節制——因爲彼能夠使暫時的(容易冷淡和壓足)滿足和快樂變成永久的，幾乎至于無始無終的境地。用意志底力量，把性欲變成情緒和精神的純愛，是何等動人，何等的像美酒一樣，使人狂醉

呢！由肉欲而耗廢精力又是何等損失呢！所以戀人之間，是沒有比劣情的戀愛更可怕的；那就是婚姻碰着彼便要破裂的岩石。

肉欲的幻覺，與兒童一見了美麗的花，便採取彼，轉瞬又毀滅了彼底芬香和形狀一樣。能夠退步的人，纔能得着光榮。當不得不捨去的時候，能夠捨去的，纔是眞能保留的人。

然而我們不能說肉欲底本質是不潔的，肉欲原是很微妙可愛的。想否認這肉欲，排去這肉欲，無論個人與團體，實行既久，都是徒傷害人性的——因為阻礙了生存的物質的供給，或至招來了反動的放縱，殘害了自己。我們不要忘記，物質的基礎在全生命中，是第一重要的。設若沒有彼，就沒有滋補和養料，高尚的能力便不能存在了，就是存在，也不能表現出來。專靠知識道德的接近，所生的友誼，很少能夠深固永久。無論什麼形式，如果沒有生理方面的基礎，那相知的友誼，就像無根的植物，是不得不就消滅的。有許多地方

(特別是婦女的)若不先感動了性的情感——雖很微妙——本性恐不能實在發露出來。所以我們又該記憶：爲要兩人完全親密起見，彼此的身體隨境遇的自然，應該自由。肉體的親密雖不是他們接近的目的，然而一拒絕了彼，就不能發生安定信賴的意念，因而彼此的關係也就遊移不安，以及不滿足。

由這見解，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禁欲主義和縱慾主義，實在是一件東西底兩面。放縱的快樂(Pleasure-Indulgence)底趨勢既是這樣沒節制，所以『本能』自己必須趕向於禁欲，否則我們就要被認爲日神似的急燥行徑了。禁欲主義原是一(如字義所表示)一種習練的工夫，不能當作一種目的；若把彼當作目的，就與極端的縱慾同一謬誤。若常以戀人底幸福安樂，爲心中重要的意念，那麼，我們自有克己節制的機會，那虛偽的禁欲主義也就用不着了。所以這兩種不完全的人性底葛藤，總有融合在完全的戀愛裏的時候。但，當現在未嘗融合的時候，這葛藤乃是我們經驗中最有意義的事；無論怎樣，我們不能佯爲不知地逃避彼，



我們終該勇敢地凝視彼的。這事自身差不多便是性的行爲。常人的性情，或被這葛藤毀壞了（假定如此說）；那破裂處，往往竟能新生『不死』的人。

性欲的快樂是一切快樂底一個模型。由性欲的快樂生出來的不滿足，是一切要搜尋的快樂（不搜尋便無不滿足）生出來的不滿足一樣的。但，這不滿足却非緣於快樂底本質，而在搜尋的方法。當要搜尋某事物時，這『我』（彼確有各物而又無物可需求）便欺騙自己，離開本位，分裂了自己，且自己的生命發生裂痕。這，就是所謂罪惡——自己生命底分裂，——一切苦痛因之俱來。

罪惡是由『搜尋』外物或快樂而成，但非（可以這樣說萬遍）由外物或快樂自身而成。彼等是很美麗很嬌柔的，層層相接地圍繞着座位，現出一種敬虔的儀禮，儘我們享受。但，我們如離了座位，去追求彼，被彼等所吸引而分離了自己，這就所謂顛倒自然的法則了。

性欲是使人們捨棄真的自我的很兇猛的誘惑物，正像瑪伊女神（Maya）而幕

的幻影模樣，然而倘若由軋轉和不忠誠（這不忠誠雖對着所尋求的愛的對手而發）而得來，戀人底美和肉體結合的快樂都會變成糞土和死灰。人生高尚而能耐久的一部分，在色欲底急流和漩渦之中，認識了另有事物比肉欲更重要的時候，是最痛苦的。於是接着，就有光復其已失的樂園的奮鬥，和調和肉欲和精神兩本能的驚人的努力，因了這，意識底中心便漸漸由暫時的方面移至永久的方面；而尋常的和易變的性情，便會升堂入室作進一步的企圖了。

快樂，應該像人生自然的附屬物似地剝來（而且確是不得不然的），我們以自由信仰相信彼，萬不能把彼當作人生目的去搜求。倘若亂了這項自然的法則，不潔的意念，就會因之而起。性欲，在現代文明底領域裏，已是不潔的了。無論什麼地方，都黏帶了淫樂的念頭，都以爲性欲底存在，非爲愉快，喜樂，充實，也非爲產生子代的光榮，精神結合底表徵，——僅是爲着自己底縱欲。因此，我們在思想上，拒絕彼，而且以虛偽的羞恥懷疑，把彼遮沒起來——因爲

知道，爲了私人的目的，搜求社會的行爲 (Social act) 是一種謬誤的。因之把人們身體遮掩起來，不許和自然純潔的東西相接觸，只許傳染着污穢和病菌，以致把彼作成極端的淫欲的目的物，其實彼底裸體決不會惹起那種淫思的。皮膚蒼白爛腐，好像死的樣子，大家却很奇怪地以爲這樣，還比豐潤的玫瑰似的粉紅 (人體如自由地常受風日，便能如此) 更美。性的擁抱少能得到自然母 (Dame Nature) 底祝福，因爲在陽光和繁星底下，四圍充滿芬香的空氣，彼等的意義才能夠瞭解：而我們的擁抱却都是站在污穢的閉塞的陋室裏，接連着一切劣惡的東西。

文學，對於這題目似乎應當有些比較正當的態度了，却也因爲沈默或錯誤，常常明白地反映出咀咒性欲的精神來。所以，要在這點上尋出些誠實健全的字句來，其勢不得不上溯毫無所得的荒土般的歷史，來看東洋亞利安人種最古的聖歌。

吠陀經典裏，有教導所有想望得高貴兒子的人們，在他和他配偶交媾時，應該向神祈禱的一節。這原始簡單的語言，教人當性交的時候應該怎樣地向統治自然作用的諸神祈禱。該祈禱吠休謨神(Vishnu)準備將來作母的子宮，該祈禱布拉亞巴齊神(Prajapati)，看守積液的射入，並向其他諸神祈禱，胎兒底發育。

我看文章中要比這（我只據一部拉丁文譯本批評），更簡明適當，莊重也沒有的了，倘若能夠保留而理解這種教訓，便是現在也是好的。然而實際是怎樣的呢？我們實際只見馬克斯·世勒(Max Müller)底英譯本，關於這，他却翻譯，只把原有的梵文照樣寫出來！在他人想來，總以為以大學教授的資格，把原文大膽忠實地給學生看，應該是他底責任，把原文照樣地移譯，充分地表出古代的純潔虔敬的情緒來應該是他的喜悅罷。他若是以爲這情緒是不潔非虔敬的，那也可以想見與論底退化，已經影響了他底思想了。至於德文譯本關於這一章，也是同樣脆弱，只是重複地說，這不可譯不可譯。這樣，就使讀者也以

爲譯者是很對的，以爲古代神聖敬虔的思想，在我們現代真是『不可再生的了』。

像這樣，無論現代底輿論，現代底文學，現代底風俗，現代底法律都充滿了以性欲爲不潔的概念，我們要說明性欲底純潔真是難極了。這個問題的知識，只有讓兒童向路旁去掇拾。小童一在郊外洗澡，便會被愚魯的警察所驅逐，因爲雖是兒童，裸體也要觸了他底怒。晚近我們北方的某都會，凡是男子要在公衆的澡塘裏洗澡，——原是用東西遮蓋身體的——也不許在晚間九時以前進去，這大約恐怕白晝裏拘守禮節的人要看見人的身體的！這種地方，婦人姑娘們的不許洗澡，那是不必說了。

關於人體，這些不潔不快的情感，若不除去，所謂自由和悅的公共生活終究是無望的。要是社會思想該改造，關於性欲底全概念，如祕密，羞恥，買賣和不潔等也都是不得不改造的。所以真正男女道德的基礎的自由和自尊，實該籠罩了一切男女的關係，該在最密切的關係留有率直純潔的本色——不但該咒咀的

買賣肉體的商業主義該消滅。就是以祕密和掩飾爲能的宗教的虛偽，也要革除。那時，公共生活的新風習，必當以身體的修善爲可喜，自然機能的養成爲可樂，而且純潔地美妙地健全地自由地保護着它們。

到得共同生活和共同利害的感情發達了，養成了真正友誼的習尚，減少了自營的心情，那惟一的性行爲，也就減少了價值了，彼將不過在人類愛情底總量上，僅僅占了特殊的一小部分。而且因爲實行了情感的結合，真正肉體的交媾底需要也確會減少的。現在的社會裏下級性欲所以放縱（照氣質變化的定律）顯然是欠缺情感的結合所致的。總之，社會無論如何隨着人類底進化而有變遷，這男女兩性的關係上，將來總是要把視爲不潔的感情除盡了，回復到差不多就像宗教視爲神聖的意念的原狀。那時候，人類纔真正是個自由人，可以自誇自己有了駕馭自己生活底力量 and 神聖，可以自誇自己身體底美妙和解放。

性，是物質世界中愛情底表徵。性之所以有巨大勢力，就是爲此。愛情

底目的是無差別的 (Non-differentiative) —— 是人生底絕對的結合；而此絕對的結合却只能在存在底中心 (Center of Existence) 遇見。故凡真能發見愛人的人們，決不止發見了對手和自己，必更發見了那第三者——那處在兩人的中心，握了宇宙底材料在掌中，創造可以知覺的形態的創造者。

同樣，性的目的也在『結合』和無差別——但只限於肉體方面——一經結合（用了所謂生殖細胞的一種材料的），『創造』就開始了，可知覺的形態也就發見了。

在動物界和下級的人們——及一切不能實現完全戀愛（會使愛人化為神的完全戀愛）的生物，『自然』，就使他們在純粹的生理的本能裏，做了次于真戀愛的最好的一件事，這就是使他們實行了肉體的結合，藉此產生了別一生物。這生物，由產生的過程，與宇宙的靈魂和希望的目的底實現，更接近一步。然而當其他戀愛實現時，這自然的性愛便不得不退在第二位——戀人應該以腳踏立，不

可以頭站立——否則，可怕的紊亂隨之而來，苦痛也就無窮了。

總而言之，我以為：性底第一目的就是結合，這肉體的結合就是真結合（精神結合）底象徵，表現；至於生育，却不過是這結合底第二目的，或這結合的結果。我們要是從性底低級的表现——如原始細胞——上看，我們可以發見，細胞互相結合，二個變成一個；又可發見，因了滋養的緣故，這結合了的細胞隨後（但不一定）又分裂成無數的生殖細胞。反之，我們如果從性之最高級的表现，即戀愛底情緒上看，那就可以發見，最要而且最先的欲求是結合，至於傳種的欲求，不過是略略可見的罷了（註）。

註——如以結合為要點，我們便可以看見，理想化的性愛就是普及身心全體的接觸——而生殖器，不過是給合底能力底外面的一種特別行為罷了；肉體的結合，產生肉體，同樣，精神與情緒的結合也產生精神與情緒。





我所以要特別指出這點，無非因為關於性的評衡是很不一致的，有人以結合為最重要，也有人以生殖為最重要，醫生和其他的專門家，大都忽略着男女性交的結果，兩人間會起了重大的生理上之作用和反應以及體質的變化，專於注重生殖這機能。

但據各方面的觀察，我想（註），精虫侵入了女子細胞的組織，影響於女子肉體的全體，而男子也從女體吸收了極微的細胞；而且即使沒有事實上肉體行為時，也互相交換其生氣，所以我們可以說：雙方體內，因了彼此交互影響的關係，也始終營着一種生殖；並非單有那更特殊的生殖，即傳種。

註——各方面，如（一）Taleghori 底微妙的事實，現在尙未有解釋——即

是，由第二夫所生的子常與第一夫相似的傾向（動物中所屢見的）  
（二）交媾與營養中間原始的密接關係（由原始動物中所見）在變化的形態下仍存在（三）精虫自己底大活動。

末了，總結一句，解決戀愛問題時，有一個困難，在現代生活中，是隨在可

以接觸的——就是我們本性底一部分和其他部分分離——這或者也是進化必然的歷程，我們總把自己剖為兩片，立了一片是『正』一片『邪』，一片天堂一片地獄，一片精神一片物質，以及其他的區別。我們已將分別善惡的智果，猛吞了！

上帝已經驅逐我們出了極樂園，逼我們逃往 *Fabro Vulcano* 所居的土地。

於今，這 *Fabro Vulcano* 是用了可怕的錘，在錘出我們中分別善惡的智果了罷。我們每一瞬間，都把人分為靈和肉，萬一說，這等靈肉的區分永久是好的，我覺得我們應該向那美神謝罪了。能將戀愛無論如何表現，都看作完全、純潔、自然、自由、神聖的男女，或男女底種族，莫非終於不來的麼？



## 第二章 未成熟的男子

稱爲人類之雄的男子，實是一種奇妙的動物。他在一面，憑着那勇氣，才能，和策畫，幾乎征服了世界，然在戀愛的事件上，却全像一個小孩子。他性情欲玩弄着，像神話中的 Ariadne，不能駕馭自己情欲的獅子。

在這一點上，男子的和女子不同，是從極幼少時候便可看出的。幼時男童總愛騎那滑動的馬；女童却大抵喜玩那小娃娃。及至到了春情期，那些青年男子又總是輕視着戀愛之力，而有駕馭真實的馬的心情；那『甜美的十七』(Sweet seventeen) 的女子，却早已入戀失戀了多少次，能夠理解一切深細的情感了。

成年的男子也只把戀愛，當作遊戲罷了。他們所注重的是事業，政治，戰爭，金錢，創造的藝術和建設的工業；至若愛情不過視爲一種慰安。愛情不過

是他所玩弄的一個小火團，時常迸裂，時常燒着他的罷了。男子之於愛情和性，欲原來比女子更強烈，却從來不希冀理解它們，或駕馭它們的。至於女子那就完全不是如此的了。

男子，大抵忘却了世上還有名為戀愛的一件事，像玩木馬一般，專行熱中於他所僻愛的事——事業，創造及其他。一旦墜入戀愛，便手忙腳亂，像蒼蠅墜入糖水裏一般地呼號掙扎；又常手足無措不知所之。所以他們常有自殺，絕望，悲悼和美豔的抒情文學藝術，表示他們痛切的戀底經驗。然而處於此種境遇的女子，却不哭泣呼號，也沒有自殺和其他的非常行動，也不作詩作歌；只在沉默裏忍受她底苦痛，另造新境遇來安頓她底生活。她沒有一刻忘記了，戀愛是她底目的；也沒有一刻會因戀愛，失掉了自己或理性。

男子壓服女子，把她當作奴隸，是已歷許多世紀了，這或者是一種報復的罷。是覺得在情感一方面，被女子支配了他了，所以用了報復手段，在體力一

方面，發揮了自己底權力，支配了她的罷。或許是，他並沒有想到這一點，不過爲了性欲猛烈，不得不把女子壓服。

男子底性欲，的確是一種不可忽視——巨大而且可怕——的力。不但性欲，便是一切的熱忱能力，理智，情感，恐怕也是男子一方面較爲深刻廣大——更爲複雜而且根深蒂固；但女子一方面，是樣樣的力，彼此均勻，彼此調和的，男子却都彼此不相關連，或者互相衝突的。女子常比男子先到了成年期。女子是，早就有調和人類各種才能的戀愛達到成熟期的，男子却是，遲之又遲，或竟終於不能成熟。所以戀愛問題，在男子一面真是一個很大很複雜的問題，要有極長的時間才可以解決的。女子每因這緣故不能容忍男子。她們正像帶領小羊羣的人，不能瞭解那不得不帶領大牛羣回家者底困難似地，不能同情于男子。

總而言之，過去數世紀，都是男子以其巨大而無秩序的力，宰治女子，做了

社會底統治者。其結果，已經生出這以男性爲模型的社會——這機械和理知的創造雖然因了偉大的熱情和情緒而有進步，却一切都很紊亂衝突的社會——一個物質方面雖然有了大成就，而在人道的，情感方面却幾乎全然失敗的這未成熟的社會。

這未成熟，即未經陶鍊的性質，在說英國話的富裕階級裏，是最容易看見的。這富裕階級底兒童自幼即入學校。他從教師學得的，雖然寥寥無幾，但在棒球，足球和鬥力三類的遊戲裏，却已養成了組織的能力和實際的物質的方面底要領了——這性質是最被人看重的，而且使英國像羅馬帝國一樣，宰治世界的。學生流底忠實和純潔的思想（依照這思想那性質是有價值的）也已浸入腦中。這是很狹隘，很通俗的，可以得到義務和犧牲自己的概念，難得有愛底概念的。就是那生殖的精力和動物的情欲也因被過度的飲食，和安逸的生活所鼓舞，已經非常地發達了。

像這樣的人原是一種很好的原料，倘能塑成模樣，適當地煨燒，也未始不成爲有用的東西的。然而可惜！現在仍是，或反成了未經煨燒的生貨了。一經離了學校後，便什麼事都不學，也不再受什麼訓練。叨了父母金錢的光，都容易得了高級的職業，或者做官經商，或者入了軍隊或教會。不必競爭，也不要努力奮鬥，便可以享樂，要末娶了他所愛好的女子，要末過那獨身的生活。

其結果，就把一生埋沒在自己職業的習慣裏，成了一個笨拙自滿的人類。情感雖然潛藏在他底身裏，因了惡劣的環境，終於不能發達，只變成了悲慘的憤世的氣概。性欲總是很強烈，雖在衰頹的今日也還占着第一位。於是所有成長的男子，都因精神方面不得平均的發展，一生只以學生時代幼稚的道德，或同事中間無益的風習和偏見當做他最高的理想或道德了。

所以現在支配世界的人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都是些未成熟的；在正當的意義上都是些未成年的。像 Ephraim 似的，他們都只是些半生不熟的糕團。



無論是官吏，是將校，是律師，是實業家，是醫生，是牧師，是印度底統治者，是南非洲底開墾者，是大託辣司底創辦人都是一樣的貨色；倘把他們職業上的外表去掉，他們底內容都只是一個小學生，或者還不如一個小學生，因為學生時代的靈氣忠誠熱心，他們倒已消失，不復留存了。

我們一想到了這世界底運命，社會底組織，政治的手腕，工商業底關鍵，婦女底戀愛，犯人底生命，未開化民族底運命，都在這些愚蠢無知者底掌握中，真正連靈魂都戰慄了。他們見了賣淫婦女夜間羣集街上，失業浪人白晝躺在公園裏，也會毫不動心。他們見了婚姻制度和社會制度淹溺了婦女，也會像看商業制度苛虐了貧民和帝國主義吮吸了未開化民族一般，竟以為是當然的。世界確是被他們弄成這樣的了。所以那些覺悟的婦女（她們經了許多黑暗和苦痛，自覺地走向光明之路）起來反抗，以及那工人階級（知道他們的生命握在這不知人<sub>們</sub>生為何物的人們手裏），同樣地起來反抗，都是不足怪的。

我們現在暫且丟開，這等現代文明底代表者，收獲人類進步的效果的中等階級，單就那一大羣的，更有才能，更能努力的勞動者來談談罷。

這一階級底男子確比那中產階級，好得多。第一，他們能發矍矍明瞭人生，從幼年便爲了自己底生活，作了種種的勞動。在種種的機會裏，會用自己的工作，去幫助父母兄弟姊妹，那愛情和同情就在無形中滋長了——這是學生生活所全然沒有的。而且那工作，雖然偏狹，到底也能使他們得着事情底真相和一定的才能。倘能加以一點由研究讀書的教養，像現在所遭遇的種種情形，他們底成就便該很有可觀的。這在現在固然看不見，將來一定是要看見的。

但，從別一方面說，這階級恰正缺乏着中等階級所有的長處。這個就是組織能力。倘若把一個勞動者從工廠裏拉出來（他在工廠裏的長凳上默然不語，自光所及也不過他底鼻子）叫他立在負責任和指揮地位上，他一定是手忙腳亂，四顧茫然的。他已變成散爛和無用；或已變成粗暴的人和嚴肅的軍官了。

他沒有辨別大小輕重的知覺，不能抓住事情底要害，只在枝節上做工夫；而且幾乎全然不能瞻前顧後，製成一定的方針計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個小孩子：不適宜於支配這世界。

近代婦女很有許多點類乎勞動者。他們都是從不可知的時代以來，便被壓迫，到現在才起來反抗的。他們都是長於幹些部分的，照例的事情，缺乏組織能力的；又都是情感比知識發達些，都是對於很好的事情抱有理想而不能十分設法實現的。他們所最希望的，恐怕就是他們兩面合攻推倒了中等階級男子底權力，直等那些人肯爲勞工及婦女們組織適當的世界了。中等階級男子是沒有目的，沒有理想，沒有熱誠的。他們不能自己開創一件事；結果，只有藉着今日的商販精神，稍稍做點事。組織的才能——這才能原是可以創造至善的世界的——現在是只用作猶太人和投機商人底工具了，這真不能不悲哀的。無論關於議會，軍事，印度，國內或殖民地底政治，當年的小學生，都被養成爲賺錢而

經營而服務。於今也便不能自知其非了。

這階級底男子，能夠發見了自己所應做的理想，這是最幸福和有益的。他們自己唯一正當而且可能的職分，就是聯合別的二大階級（勞工和婦女），幫助他們組織他們所要求的社會。我不知道這階級的人，是否能夠如此。如果可能的話，世界上恐怕就有非常偉大的事要發生了。



### 第三章 奴隸的女子

未成熟的男子，當然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多年來男子統御的世界，就是女子作奴隸，受侮辱的世界。

在那古代的古代，『不平等』的思想還沒發動的時候，女子原是血統底唯一證明者，家庭底監督者，農業和平和學術底發明者，或是牧師，議員，預言者，正如男子在獨特的方面有權一般，女子也在獨特的方面有權，而且有時竟勝過男子的。然而自此以後，直至今日，便很久很久地受人壓迫：奴使，箝制，輕視，彷彿這就是她們底運命了！

這差不多都是私有財產主義底貪婪，做了蛇，引誘了我們祖先那麼墜落的。那私有財產的興趣——做了近代文明底主要的刺激的——發生，一傳染到人

類中號稱進步的民族，那男子便都受了毒，不但把他底手能觸到的一切事物佔據了，便是他自己底配偶，他底第二自己，也把她看作一種財產，一種奴隸，玩物了。

從此以後，差不多凡是男子上進的時代，便是女子悲哀屈辱的時代。其間雖有例外，但，這確是很奇異的。男子總以為女子當然只為男子而生存，只為男子而勞動。禁錮她在深閨裏，埋沒她在家庭底苦役裏；束縛她底身心，又玩弄她性的性情——好像她在性欲以外，更無事業。女子一不順從他底要求，他便兇怒不可抑，一若他有特權可以放縱妄為。然而女子稍有不忠誠的事，他便要趕走她們，去過被輕視被凌辱的賤淫生活，於是她們底生活，或者為自由女子，不結婚而死於溝壑裏；或者為了身體安適和名譽起見，再把身心賣給一個男子，仍束縛了全生涯。除這兩路以外，再無別的路。所以女子不得不不安於所遇，悲慘地幹那她們忍着不敢訴出的悲哀的勞動，埋頭在家庭生活底範圍裏幹那

瑣瑣小事，過了隱忍，自卑，毫無愛情，毫無理解與批評的生活，或反倒幹些時髦輕屑可笑的滑稽戲，運用她們空虛的頭腦，娛樂她們底主人。她們自己底衝動，性格，才能，天賦，都被壓迫而凋零，她們底頭腦已成廢物，她們底世界觀，早被誕誕無智所損害了。

過去年代，女子底運命大抵如此。她們倘像男子一樣輕鬆，可以防護自己，那便說她們底忍受着這環境，是她們自己的錯誤，也無不可的。然而我們倘然記起，她們自始至終便該負擔『性』底重擔——爲了種族底方舟和搖籃——我們却該瞭解這是怎樣悲慘的事了。因爲『性』底滿足，在男子是慰藉，是開心。除了性底滿足，更無別的眷念。但在女子，却是人生之極致，含有對於人類重大無比的，靈妙的，深刻的，神祕的使命。

男子自然很難瞭解女子爲母的心情 (Mother-feeling)——彼底喜悅，希望，彼底憂慮，渴望——底深奧與神聖。懷妊底重擔，內心的憂慮，沮喪，恐怕萬



事不能調順的心情，她自己生命被吸引在兒童生命中的事情，努力留意兒童，一遇困難，甯可犧牲自己保全兒童的心情，這些都是男子所不能想像的——除非如技術家發明家之類，間或對他底對象有過類似的關懷。其次，爲了兒童底生命或生活而犧牲，晝夜爲了兒童而勞動籌劃，幹那不可認識的——除非在很遠的將來——慈憫的役務，不顧念自己，犧牲個人的利益，而一面家務又更叢集了。

直到最後，兒童長成了，並脫離了家庭的束縛與依賴，投入社會裏，又要時常擔憂他們的有無成就；分裂了心弦（Heartstrings）好像她們從前分裂臍帶一樣：這些也是女子所難希望男子同情和理解的。

然而男子不理解這事實，却不能使悲劇減少。遠古的希臘的女神和女巫以及斯干的納維亞和日耳曼的女豫言者，已燭照這低級的文明，注視那做男子伴侶和男子平等的原始婦女的巨大野性的眼；倘若我們不能識別，那透過時代認識古代姊妹們底新婦女的遙相呼應（婦女底奴隸時代已過去了）那我們是很可憐的！

不過，終竟，在那一切時代謬誤的底層，我們不是可以說男女兩性之間自有其深而且久的關係存在着嗎？無疑的，這關係是要恢復的。

生理上的差異或者能說明這個關係罷。據近代科學，總說，女子屬根本的中樞神經和感情方面的神經系統，比起男子來，格外發達。女子底全身構造和生命，比起男子來，更適合於性的機能。而且在人類底進化上，像下等動物一樣，女性常有『趨異』性，比起男子來更能維持民族原型。因有生理上的差異，其結果自然女子是近於原始的，偏於直覺，富於感情的。女子底規模雖然沒有男子的雄大，却很有深刻的靈妙的本能。在女子，『性』是自然的純潔的。她不會像男子一樣，把戀愛的情緒和肉欲分離，她也不會像男子一樣，因這分離，覺得她底本性是醜惡的衝突的。所以她可以做男子戀愛底說明者，而且幾乎可以做他性問題的指導者。而且，因為她能夠固守進化線的正規，不為一時的潮流所影響激盪，因為她底生活常與兒童底生活結合，她實在有幾分近於兒

童，近於原始人，所以男子經歷了傲游，精神錯亂之後，須藉女子（像歸回故鄉體養地一樣）恢復他底精神上肉體上的平衡，發見他生命底中心，受了元氣和激勵，以適應外界。『男子可以在女子之中，看見不像自己這樣遠離規範生活的人。在男子的眼裏，婦女正是自然的清靜底化身。一切男子之所戀愛的女子，正如靡斯勒（Michellet）所說，無異那神話中的兒子之於爲母的大地女神。他祇要低下去，接吻她底胸襟，便能藉此回復他底力。』

註——Havelock Ellis, Man and Woman, Contemporary Science Series,  
P. 371.

倘若兩性之間，自然的生理上確有這種原始的關係，那麼時代進化上去，就該可以明白地把這關係復活起來的了。但生理的差異原不是絕對不變的，所以基於生理的關係，也不能說是些微不變的。凡是明白時代趨勢的人們，已經誰也會疑惑兩性之間將有一種更自然的更適當的關係便要顯現出來了。但我們

在預測將來之前，應得詳細地把現代文明底下的婦女地位考察一番。這不是因為考察能夠滿足，這不過希望彼對於將來含有一些暗示罷了——這是我們欣然所望的。

男子醉心於財產和私有權到了極點，把婦女——他底最貴重最愛惜者——也當作奴隸了，這怕是常然的，也未可知。但因這背理底結果，却便有許多背理的事跟着來了。正如愛理思 (Herivelock Ellis) 所說，婦女差不多盡被當作『天使與白癡』的混合物，一面受着無誠的阿諛和有情的崇拜，一面却蒙着隸屬和侮蔑。及後女子受慣了這樣的待遇，她們便的確變成了白癡天使的混合物了——有的只是脆弱的情感和不發達的頭腦。而且因為她們不絕地專在性的和家庭的事上專工去了，女子就與世界完全隔離，和男子簡直成了另外一種種族了。所以近代文明社會裏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除了因性的吸引不得不接近外，就已各有各的團體，各有各的語言，彼此不相問聞了。婦女問題 (Woman's Question)

底著者說：『我承認，現在沒有虛偽的自讚 (Self Laudation) 的餘地了。』一大羣咆哮的人類，在賽馬場或在證券交易所，把良知都化盡了。然而這，還難以比那我們看了時髦的倫敦街市上下午三時四時的情形的悲哀。無數婦女——只是玩物——專心地凝視店窗底各絲帶……：想來沒有比這更使人氣餒的了，除了下流的婦女夜間十二點或一點站在同樣的街上。』

『貴婦人』 (High)，當家主婦和賣淫婦，要算是以前留下的婦女三大模型了。這三種婦女，誰是最悲慘，誰是最錯誤，誰是和真正婦女所要求的最差異已經很難分別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快要消滅的貴婦人，正是商販主義最顯著的特產。因為私有財產的觀念，和『天使白癡』主義彙合起來，婦女便逐漸逐漸地被人——特別是佔據階級 (Possessive Classes) ——看作一種佔據的對象，當作純粹的玩具，無識的傀儡，男子性欲上擅權的誇耀。及至最後她們虛榮心增加起來，真正有

用的能力消滅下去，她們遂真的成爲『完全的貴婦人』了。但，讓那些想做這樣婦女的婦女，回憶，什麼是她們所尋求的意義與價值：就是做男子祕密的奴隸，受男子祕密的侮辱。

婦女愛撫別人幫助別人的本能原來是很強的，而且是她們本性的最深的一部分，若把她們當作崇拜和侍奉的對象——尤其是不忠誠的——原要感到不愉快的。但，一樣的爲愛撫和幫助而生成的心和手，一做了貴婦人，便湮沒了她們底生活，傾心地去服從中等階級的男子，又使用工資僱來的奴僕來侍奉自己，如是而的婦女於今差不多成于成萬的生存着，我們一想這情形，就不禁戰慄驚悸起來了。現代『紳士』（Gentleman）這東西便已拙劣不堪的了，但那中產階級底『貴婦人』——從字義說，原是『死於微笑和啜泣裏的』——却還懷着狹量短見虛榮等等，把全生涯賣給她所暗暗憎惡的生活裏，這真可以憐憫極了。

從前封建的時代，全家的中心，是公爵所坐的大廳；現在是，家庭集中在貴

婦人所主宰的客室了。客室 (Drawing-room) 這字，原由以前女子所居的退休室 (Withdrawing-room) 這字消了，‘With’，這字而來的；於今這客室却變成了最重要的一室了。然而對於這新的君主所獻的『敬禮』，却已含有玩弄的氣息了；即使她底統御已成事實，她究竟有沒有資格占這地位，却也還是疑問呢。往昔封建社會和現在商販社會底不同，確可把家庭變遷來作代表。封建社會雖然粗野凌亂，究還高貴率直；現在商販社會雖然斯文華麗，却是纖巧虛浮的了。

客室 (Drawing-room) 裏那些纖巧的布置和窗簾刺繡底效力，都足表示這精神。我們希望這客室作家庭中心的時代，快快過去，用別的一室——就是共同室 (Commonroom) 罷——代它的那種時代，快快來罷。

中等以下的社會——特是商業的——是沒有客室這一個東西的。在勞動階級，婦女是日常生活必需的人物，當然不能把她打扮做一個偶像，把她放在甚麼特別房室裏來侍奉她——於是她那有名無實的地位已發生奇妙變化了；在上流階

級裏，她是莊嚴漂渺地坐着，由阿諛的男子奉侍她底茶，麵包，牛油；但在茅屋裏，男子却很安適地爲婦女所伺候了。然而這茅屋裏底慣習，却是『男子在外勞動，婦女在內勞動』這一種自然分工的結果。對於婦女的尊敬，是和上流社會在客室中間一色無二的。

然而，在這茅屋裏，她們不幸又落在第二個給她們預備好了的陷阱——家庭苦役——之中了。她們比起貴婦的生活來，縱然真實正大得多，其實仍然度着卑賤的奴隸生活。男子中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或想要理解這種主婦底生活。

男子總以爲，他們底工作是工作（大抵因爲那是可以賺錢的罷），女子底工作，不過是一種遊戲。他們忘記了那是何等單調無趣的苦工，何等需要不斷的籌畫與注意。他們忘記了，婦女沒有八時間的作工制度，她們底工作直至半夜還是向着她們，等着她們。她們底身體困疲極了，心情萎縮極了，被瑣碎的憂慮長久地包圍着，像『被老鼠所抓碎，而至於死亡』的一樣。這，不僅僅是爲了



文明和種種的發明（吃烟也在內），使家庭底重担更爲複雜，這是爲了她們不得不單獨地支住這重担。我們試走入城外那些一望無際排着的茅舍或住宅看，就會看見每家的主婦盡在昏暗裏孤獨裏，把一一的家務苦役細心做着，那是什麼的景象呢——作過飯餐，又要擻麵包，又要縫洗衣服，又要看視兒童，又要侍候丈夫，又要灑掃屋子；疲倦苦悶，爲了終日禁錮缺乏新鮮空氣而衰弱，爲了缺乏變化和交際而精神頹喪。那是何等的無意義，何等慘淡的景象呢！

現在只留有第三模型，可以供婦女選擇了。有些婦女想要避去貴婦和主婦底生活，故意選了一個賣淫的生活，原來也是不足驚異的。然而，這是一個怎樣的選擇呢！一方面是禁錮的婦女；他方面是自由的生活：要選擇那一樣呢？有人說，『那是毫無疑義的，自由不是最好的麼？』這樣，便誰也不能說甚麼了。但社會却將指摘說，『唉！一個自由的婦女！』

然而她有名爲女子的價值麼，除非她得到自由？

現在勞動者，除了賣氣力外，沒有生活的方法；婦女也是，除了賣『性』外，沒有生活的方法。她只有把『性』整個地賣給一個男子，換了社會底尊敬和那貴婦主婦底監禁的生活；或是，把性逐夜出賣，叫作『自由婦女』，受那社會底輕視，隨後倒死路旁。無論上面所說的哪一種情形（倘若她真正地計慮一下），她必定會喪失了她底自尊心。那是一個怎麼的選擇，一個怎樣可怕的選擇呢！——這樣婦女底運命，已經歷若干歲月了呢？

有了這樣情形的結果，婦女墮落，男子也就不免墮落的了。或者竟是約克（男子）一面先落了，隨後琪兒（女子）再倒的罷。無論如何，一性受損害，他一性必受損害；一性有缺陷或偏癖，他性也必相當的發生了缺陷偏癖；這是最明白的事實——而且我以為凡是討論兩性關係所不容忘却的基礎事實。各占着人底半分的男女，是互相補足的，要想犧牲了一面，滋補了別一面，也是無益的事。正如須萊納爾（Olive Schreiner）作的婦女底寓言沙漠間的三個夢所說，

男子和女子中間是有一條圖帶將他們繫在一起的，一方決不能撇了他方前進一步。

我們倘要指摘兩性相互的多半，由於謬誤的財產關係蘊成的缺點，我們可以說，一方是橫暴而自負的，他方是纖弱而狡猾的。男子是所有者，所以成了驕傲冷酷與自我；婦女是被所有者，所以已經成了卑屈狡猾與虛偽的了。

從大體看來，縱然有些例外，事實上（總之英國是如此的）可以看見那些『萬物之主』的男子之中，都有一種對於自己以外的問題有一種奇異的天神一般的不關心。這不關心是那麼浸染着他，組織着他，他自己是很難意識的，而且很容易以為衰弱的性只是爲了做人生戲劇（Life's Drama）的主人公的男子的副角而生存。這種不關心，原也有時爲柔媚所解散；然而女子知道，那也不過一時性欲起來了的結果，不會覺得——好像可以想像的——到大大的藉慰的。

女子既然墮落，要用武力管理那自己之主的男子，是做不到的了，於是她就

用了機巧來役使男子。憑着那幾千年來發達了的機巧和女性特有的魔力，她們每每在極困難的時候，也有自由操縱男子，暗暗地達到了她們目的的才能。女子隊裏所以比男子隊裏更爲互相猜疑，恐怕就是因爲彼此知道會用此種方法的緣故罷。此間最難得的东西底一種，是誠實正直的女子，但——若所具的知慧能夠矯正機巧，那又可說比女子再美妙更可讚頌的是沒有的了！

撇了這些不滿足的男女關係所生的皮毛的差別，深入一層地觀察起來，我們就可以認識，前邊曾經說過的根本差異。通常都說，婦女偏於直覺的，男子偏於邏輯的（註）；男子底心情長於抽象的，概括的，婦女底心情長於處理個人的，瑣屑的，具體的。這種差異，或者也有幾分是因爲把她們禁錮在家庭圈內的結果，然有幾分大抵兩性性質上是有這差異的。無論如何，這總是能使女性有最好的性質——犀利敏捷的感覺，相人的本領，機巧以及用了一種藝術的意識調理自己底生活——而沒有現在男子行爲上的粗糙凌亂之處的。男子是莽魯，臨

踏，疑惑，深思的，想調和他底一切要素的；女子（因為常在小圈裏）則是恬靜地迅速地走向她底目的。她底動作是優美而又有歸宿；她比男子更能得到內生活底調和，而且能夠得着生活在人的世界的無限利益——比物質世界更爲重要更富趣味的。

註——從生理上說，婦女過度的感受性和容易受刺激，都比男子強烈些，這也可以明白敘述的。

然而女子因爲缺乏概括底才能，實難跳出趣味的圈限（無論如何今日以前便如此），置身於以公共的利益與幸福爲標準而觀看一切的見地。她們對於個人的同情心是很強烈很銳敏的，但如正義真理之類抽象普遍的觀念，却很難得使她們理解；而且因爲她們缺乏邏輯的才能，想用理性思想打動她們也幾乎不可能。

男子作錯，可以批評；至於婦女，動機一凶惡起來，就不能以理性改變她，以正義公理誘動她——除非受那斷然的個人的意志（男子的）底權力所制限，她底

行動是不得不微小而惡劣的。

總之，我們討論兩性心身不同之點之後，可以承認，男子比較富有積極的性質，女子比較富有消極的性質。而且這差異，也不僅僅是幾千年社會的不平等和財產婚姻的結果，在或一範圍以內，實是男女性的機能上的差別。兩性之間有這永久的互相補缺的差別，起初由乎『性』，隨後再延及於肉體的精神的知識的一切方面，是沒有人能夠懷疑的。然而這等差別，却因經了歷史時代奇妙地助長與誇張，——終於成了過分的差別與絕對的誤解的東西。只是這種時代，現在已要過去了。



## 第四章 自由的女子

由上所述，便可明白，現今女子所急需，而且所切求的就是她們獨立生活底基礎了。女子除非脫了奴隸的境况，站在男子對等的地位，與男性平均地得有自然的關係，而又握有完全的自決權以處理自己和自己底『性』，女子底地位總是不得改善的。

男子倘是理想的生物，爲他伴侶的女子，原不必絕對地主張經濟的獨立，也可以從男子得到了平等的親切的待遇的。然而情勢不是這樣，已很明瞭的了。所以女子現在，只有豎起了女子『權利』底戰旗，戰盡所有筋疲力竭的戰爭（縱然是無趣討厭的工作），總要他更其理解了，纔和他講和。

然我們不要忘記：非有極大的社會變動——擴張至婦女範圍之外——女子總



是不能完全解放的；非至一切買賣氣力和戀愛的商販制度都消滅，非至理想底新法典和生活底新習慣都實現，女子總是不能真正自由的。所以女子該記清，女子底戰爭同時就是全世界受壓迫的勞工底戰爭；而勞工也須得記清，勞工底戰爭也同時就是女子底戰爭（註）。

註——婦女底自由，最後須賴社會共產，共產才能供養她們，當爲母的時代，使她們無須依賴男子殘暴的意志。現代女子底努力要得經濟的獨立，原是一個健全的朕兆，而且是自然的趨勢；但單靠經濟獨立是不能完全解決這問題的，因爲爲母的多難生涯，每屆硬須幾年，供養所需，單靠自己掙扎，總是不能如量的。

爲母的母職 (Motherhood) 原來是婦女最大的工作，人們應該把健全的母性看作一等的大事——縱不看作唯一堪注意的事，也應知道，這如能夠適當地完成

了，是包含着廣大的文化的罷。這在一部分的人們，簡直是萬分尋常的事；但，我們一觀察了現在流行的觀念，——我們見了婦女生活於惠特曼(Whitman)所謂『虛偽的牢籠與愚蠢的網羅，妝飾與貧弱』之中，既無母性的訓練，又少爲母的體力，茫然當了生婉大任的狀況，——我們就覺得所謂女子應該如何的『現在觀念』與女子適當地完成她們完全的工作是怎樣隔絕的了。女子要完全能夠生養兒童，保護兒童，教練兒童，使他們成爲世界底強壯而且健全底市民，她們應該跳出了數世紀間男子之謬誤的性的選擇，所讓成的纖弱的玩物或馴服的奴隸底地位，站在最高的階級。

現在的女子，有錢的，爲了生活和職業的緣故，不能從健全而規則的勤勉得到力量 and 勇氣，徒然成了神經過敏者；而貧窮的，又因在不衛生的狀況裏做了過度的勞動，已經成了虛弱者；都已破壞了神經和性的組織，不復真的堪任爲妻爲母的任務的了。倍倍爾說，『謬妄的訓練，悲慘的社會狀況（諸凡食物，居

住，職業），造成了不能完成結婚底任務的，羸弱，貧血，神經衰弱的人。其結果，已有天癸不調，及其性的機能上底各種疾病，使爲母之道發生危險或不能執行了。丈夫每想得一個康健喜樂的同伴——一個有力量的母親，和對她的使命，能夠勝任的幫手，——却常得到一個神經易激動，常在醫生底下，弱不禁風，亢奮易怒的妻子。」

『現代婦女』都已明白：不是這個問題全體公正地解決了，女性是沒有健全的進步的。——這個問題之中當然包含與現在生活不同的生活，將更接觸戶外的空氣，將更得身體的訓練發達，將有一定程度的規則的勞動，將有生理學衛生學底知識，將有廣大的識見，確然的自信和剛毅的氣象。這些都獲得了，她們自然瞭解：她不復是奴隸了，而是男子同等的人，是配偶而又是朋友。

這種新的女子觀一實現，那歷久支配社會的『貴婦人』這一個可笑的理想，便該消滅於無何有之鄉了。人們之中也許要有咒罵這新的進化的人，但，有相

當聰明的婦人對於自己現在的地位是怎樣想呢？他們把女子當作弱者，當作無能者，獻些無聊的禮數與武俠的慇懃，又用不成文的法律，禁錮她們底嘴頰，獎勵她們底扭扭捏捏，使她們自己宣告天下，說她們處在牢籠，並非自由。這不成文法，把一切自然的自發的舉動，都加禁止，作爲不像女子的，怪癖的行爲。

一有那等舉動，便要懷疑（在公衆地方甚至要受警察之注意）。她對這永久的虛偽（她不得不虛偽地生活着）這不可勝數而且令人難堪的虛偽，又是怎樣想呢？

現代的婦女，已經知道，與其再處在這圈圍裏，不如冒着這『非貴婦人』的惡名；而且只是這樣作，纔能得着她在世界上真實的地位，纔能和那些有這態度的男子——即那些不愛做『紳士』的——締結真正的友誼。

這是無可懷疑的，一種新的兩性的關係，不是祕密的淫欲，而是公開的互相幫助的新態度，必須到來了。『男女平等』底喊聲，已不像紅旗一般，觸怒無教育的公牛。雖然我們承認，女子底筋肉大概比男子衰弱；有些努力（甚而智

識方面也有這現象)，女子是不適當的——有些努力她是很適當的。但，這只是說，男子在有些特別的地方，能夠輔助女子，女子也在有些特別的地方能夠輔助男子。假若越過這限度，和跳過以友誼的態度交換平等的輔助，女性竟依慣例在家庭裏面或公眾地方（以弱者爲名），要求別人通常的恩待，硬都是罪咎了——女子應該大大地自戒。

我說，貴婦人革命底朕兆，——雖耽誤已久，但現在已擴張到一切方面了——是很明瞭的了。但我們一看第二種的婦女——上面已敘述過——主婦，我們就（這是極其自然的）不能發見這種自覺的運動了。主婦底生活，太像奴隸底生活了，太消耗於唯一的困苦中了，太不能得着知識之光了：這都是使她們不能得着生存底別種概念的原因。但普通社會底變化，也使她們，得到自由：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房屋構造底改進，公共麵包場和洗衣作等等，和更其重要的那使食料器具要更合理，更簡單，更衛生的思想，這都是要使家事與炊事底勞

動減少。婦人底習性雖是保守的，但這些變化都到了她們眼前的時候，她們自然會看到這些利益了。教養兒童的責任與費用，漸漸起來公共擔負了。管家底合同，也漸漸見諸事實了，使婦人有了公同生活與分業：這可以使她們底命運更爲喜樂安易。然而這種變化都不會有大益處，——除非這種變化能覺醒，那些過勞動的婦女，能自己來主張那對於更好的生活的權利；而且使男子承認她們底要求。男子也應該教導他底伴侶走向這一點。我們想沒有理由可以說，男子不該幫作家庭中一部分的事情，因此在家政上貢獻一點勞力與智力；我們也沒有理由可以說，婦女既得了男子在家事方面的輔助以後，還沒有機會或不願意找外邊有工資的工作，以扶養家族，安全自己底地位，滿足獨立心。現在兩性間極端的分業，就是奴隸婦女底保存，兩性間的誤會，和對於相互的行爲不關心的直接的原因。

一談及第三種的婦女，賣淫婦，就發見一個司芬克斯底謎語似的問題，——

照倍倍爾所說。這問題現代社會是未能解決的，而且彼底不解決就是表示社會底將要毀滅。戀愛底貿易式的賣買，是我們全社會制度底最後的結果，且是彼最明明白白的罪狀。賣淫制度，在我們街市上彷徨着，藏匿在婚姻名義之下的尊嚴的衣服裏，在我們內部，蛀壞身體，使生疾病至於死亡。賣淫制度，是因爲婦女底愚蠢，壓迫，貧窮，和生計困難，才產生出來；不但禁止婦女享樂，甚至談及她們本性的欲望也禁止的偽善的清淨教，也能產生彼。使人們慣於以金錢買賣最貴重的東西，甚至兄弟們一生底勞動，也可以買賣，賣淫制度遂由於這種社會底冷酷的鼓勵而益猖獗。兄弟們底全生底勞力可以買賣的世間，買賣姊妹們底身體，還有什麼不可思議呢？

這，現在是不能解決的，除非婦女自由——這自然包含不分男女的一切民衆底自由，和經濟上的奴隸一概禁止。倘若不使『自由婦女』，『自由戀愛』這些名詞得到真正的意義，是沒有解決的方法的。痛心同性底損失的婦女呀，你

們從速自名爲自由婦女；而且盡你們所有的力量，以示自由婦女的實例罷。讓她領受那與自由婦女聯帶着的非難與名稱罷；讓她用那自信爲最善的方法，而說話，裝飾，思想，行動，以及使用她底『性』罷，讓她和侮蔑嘲笑戰鬪罷。如其自己情願，那即使『拋棄了自己底生命』也讓她罷。讓她確知，必須如此，才能解決；一定要等到自由婦女受尊敬，賣淫制度才能消滅。讓那些真能尊重他底伴侶的男子，要求她們這樣作罷。讓他永不要以言詞或行爲以誘惑婦人，像把那只能當作贈物的貴品，當作貨物。讓婦人站在他底支配之外。讓他輔助那想獨立的婦女底努力。末了，男子由他底極少的犧牲，才能獲得他底人生旅途上的真正伴侶和輔助者。

商販的賣淫底全罪惡，是由於男子底性底管領發現出來的。古代羅馬底撒特思節（Saturnalia）中自由的男女底交歡，確比現代大都會裏夜間底光景好多。在性的方面，婦女底本能大概是非常清潔，正直，和深埋在種族底需要中



的，所以如其不受男子底管轄，她們是不會像現在那麼墮落的。男子底性欲是無組織性的，是個人的需要或衝動；但女子底性欲，可以說是有意義的創造的本能的。婦女比男子，該更自由地解決她們性的關係的問題，——不爲法律，慣習和經濟所阻礙，依靠了她對於這件事體的自然分別和知慧。倘若這樣自由了——解除了對於丈夫的唯一的金錢關係，街上的金錢奴隸的地位，與論底匿名的恫嚇，永久的處女，或永久的奴隸底選擇的恫嚇，——她不能選擇她底事業（無論是爲母親，爲妻子的生活，或是自由的伴侶，與幸福獨身者的生活）比現在人家爲她而選擇的，好得多麼？——比較注意社會底需要，兒童底幸福，和戀人之間的真心，而減少利益恐懼等低劣的動機。

將來更其高貴的婦人觀，應是女子在處理性的方面有完全的自由。而且確信——即使在每個人有多少不同，——她們能夠正當適宜地處理這自由。這的確——對於年青女子施了一點適當的性教育——不是對於婦女的太過的要求。

倘若是過大的要求，那麼便萬事全休了。因為如果沒有做到這一步，那我們仍是使婦女為奴隸，而且使社會仍在現在這麼的地上的地獄中。

因此，鼓動我們底精神的，就是擴張在各方面的革命底精神。我們希望這樣的革命繼續進行。假若這要隨處惹起不和與不自然的狀況，那就是要招一時的誤解，——但明白宣告的抵抗，總勝於虛偽妥協。婦女甘於為男子的附屬品，阻礙自己底個性，養成男子底自負，也太久了。她們如要自己底靈魂，她們該由自己底努力以得自由。她們該學習戰鬥。惠特曼 (Whitman) 在他底詩，一個婦女等候我裏，描寫一個和柔弱的中產階級底理想的婦人，絕對不同的婦女——一個能夠游泳，打槳，騎馬，角力，射擊，競跑，毆打，退避，自衛的婦女。倍倍爾底名著婦人論中，關於斯巴達底婦女一段也說，『斯巴達很注意男女兩性肉體底發達，少年男女都裸體，直至成年而止，且一同訓練身體，操習各種遊戲和角力。』他且為現代鳴不平說，『婦女必具氣力，勇敢與

決斷這概念，被視為邪道的。」其實是这样的，勇敢，獨立等性格，是奴隸所不配有的，所以男子在過去許多年代裏，一致輕視這些。後來，甚至婦女自己，也以爲這些『不是婦女的樣子』了。然而這形容辭，實在是詭誕的：因爲倘若溫柔是婦女底華冠與光榮，那真正的溫柔也要強壯勇敢的人才能體現出來。卑鄙的人們底溫柔不是溫柔呵！

婦女得了自由，到這裏所暗示（又如事實底進行所指示那麼）的社會生活中去的時候，大概要深深地影響着種族底將來這一層意思很難逃脫討論兩性問題的思想家底注意。就是在高等動物和人類底原始種族中，都是雌的以豪勇，優秀的腕力及美麗等性格作標準，來選擇雄的，這已經說過了。這樣，所以雄的會進化，全種族底模型也大概進化了，依照着雌的所理想的那麼。然而人類歷史，一有了『所有戀愛』（propriety-love），婦女變成爲男子底奴隸，這進化便停止了。婦女不復自由，不能選擇男子，倒轉過來，男子就以取悅己意爲條

件，來選擇婦女了。婦女修飾自己，以滿足男子底嗜好，結果，雌的模型和人類底模型都變化了。婦女要是能夠回復自由，女性底理想，也可以恢復勢力罷。如果婦女以尊榮嚴肅的態度，執行性的選擇，就很可能使性的選擇受一個比被男子所選擇的更爲高貴的影響。無論如何，婦女如真自由，她們一定不允諾那些現在能夠存在的鄙野不潔的男子，作她們底伴侶；也不允諾和這些男子產生兒童；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我們也不難想像，女性底感化，必定促進更豪俠更尊榮的種族進化，與現代的商業文明所產生的不同。

『現代婦女』之用俱樂部，辯論會，以及她們的政治的手腕，行爲和慣習之自由，迅速得可驚地造成一種她們自己的輿論。她們且似乎要預備真摯地打擊中等階級的男子！將來社會進化到什麼地步，我們雖不知道，但兩性確已成了格鬥的匹敵了。所有一切，自然不能平穩地過去了。幹這新運動的婦女，大概是『母性本能』不大強烈的，或是『性的本能』不盛的人。這樣的婦女不能

代表一般的婦女。她們有些是有男子的性情的；有些是傾向於同性戀愛比異性戀愛更甚的；有些更偏於理智和腦力底修養。她們對於兒童，大多是討厭的；對於男子底性欲，也以爲是無禮的，因爲她們不會理解性欲，而且對於性底真意義也常誤解。我們雖不能說大部分的新運動是出於正軌之外的，但多數確是這樣的；而且她們的進程，是曲線的。

她們缺乏母性，這是最受人非難的。但誰能知道（我們已說過）將起怎樣的進化呢？或者竟造出一種『新的性』來——像蜂蟻底雌的中性一樣——不適宜養育兒童，而有一種可驚嘆的爲社會服務的本能，這是維持社會共同生活所不可少的。她們多數能夠脫離——經過激烈的爭鬪——貴婦人的風習，對於社會很有熱情的。她的個人或與普通婦女不同，但她們底努力可以改進平庸婦女的地位。

如果社會發生一部分女性爲了某種緣故，不喜歡爲母親的任務，那或因這緣

故，反使別的女子對於母職的概念，比從前更爲尊榮些。將來這種人類最重要工作，必定可以用現在所不知的更有理智的方法作出來；結果，母性底滿足可以僅由本能底滿足，向那社會目的底完成而進行。保全兒童底靈魂，同時保全他們底身體，創造英雄，同時也創造興盛而勇敢的市民，這確是我們種族的母親底希望與工作。

註——對於兒童底母的教育，晚近實在太可憐了。無論貴族或平民，最先印入兒童腦中的思想，便是安適地生活。對那離開家庭投入社會的孩子的贈言，『不要忘記你底弗朗納爾』(Flannels)，沒有比這更激勵的語了！

前面已說過女子缺乏種種的智能；因此，有人說，希望女子對於她所屬的一般的社會生活有所貢獻，是矛盾的。但是事實回答我們，女子已在開始這種貢獻了。英美俄等國的婦女對於社會的熱情和活動，是非常壯盛而且深固的：我

們不能以為這是偶然的事。這，現在雖僅發見於上流階級；然而我們可以預言，——按照著名的原理——將來是會擴張到一般婦女的。

上面所說諸國的婦女要求享受高等教育和發達腦力，固然是重要的事；但我想，祇藉書本底研究，經濟學及其他科學底試驗及格，是不能像憑藉日常生活的真實經驗那樣能夠擴張她們底情感，使社會化的，這是很明瞭的。書本底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而且不能否認的；婦女，因為久禁在家庭生活的圈內，所以尤其應該看到實際社會以得經驗（那些想直接貢獻將來婦女底運命的男子，也應該注意這事實）。使婦女全無智識而稱之為天真爛漫的女性觀，現在幸得消滅；這是以婦女為『天使和白癡』合生的思想底遺物。參觀貧民窟、工廠和宮室的生活，投入職業作醫生、看護婦等以自活；像男子一樣，能夠照顧自己保守自己以旅行；接觸性底經驗；加入職業組合作共同的動作；投入社會政治一切革命等等；都是婦女現在最需要的事。在繁盛的地方，這種運動顯明地猛進

了。倘若發生了一羣依靠利息、股息而生活的女性流民，這在社會主義的見地上看來，是得排斥的。倘若我們發見她們在國內劫掠，在劇場、音樂會、酒館陪伴男子，煩擾列車，蜂擁四輪車之頂，追逐兩輪馬車，在街頭巷角演講，圍住商店底階石，那麼，我們便該不要忘記：爲了我們上面所述的目的，這階級是直接謀生活的，是儲藏經驗的。那經驗是要使她們不再復原了過去時代的微小生活的。

末了，誤解女性種種淺見的時代已過去了。埋在反對方面的真理——在某一意義上，婦女底本性比男子的更爲深固的，根本的，原始的，她們將由容易感觸的憂鬱的動物（文明時常使她們這樣），變成有容受性富情感的了。『她底形象發現了』，惠特曼說，

『她自由儼儼，而冰清玉潔，

她出自污泥，能不爲污泥所染，



她觀察明辨，不論什麼事，都逃不過她底一雙慧眼。

她不因是而少了溫柔與和藹，

她是最可愛的，也是人人所愛的。

她沒有理由可怕，她真不怕。』

希臘底女神已透過時代，注意到前哨，跳過現代文明，而且已由美洲、澳洲、諾威、俄羅斯，甚至我們中部（英國），由那些跨過一切階級底界線的人們，暗示一個宏大的模型——不畏懼不馴熟——根本地理入將來的婦女。她充滿情感，性欲和男子底愛相混合，她指揮着全部生命而擺脫了地方主義和因習，她幫助我們毀滅圍繞着現社會的死之網，開放路徑，趨向新而廣大的生命。

## 第五章 過去的結婚

人類戀愛之偉大的玄祕，兩個心靈之最親密的關係（也許是我們所知道的最確實與難分的事實），常常從那最初相見的一刹那起便相互有了儼若舊知的懷慕，深信對方底全體；把兩人底心結爲真摯與愛慕底一生，或願意犧牲了兩人底生命或性格底一部；或者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隱祕，在異性的關係之間，使他們底結合生了長久的迷惑與痛苦，有時至於發生悲劇，有了這些動心活躍飛舞的事，或者可以叫做真正的結婚——但我不想多說它；因爲，真正的結婚僅能用苑曲的語言暗示它，原來不是可以從神聖的壇上將它搬來，暴露於世俗之前的東西。

把真正的結婚和我們所知道的現實的穢濁頹廢的結婚相比較，則這現實的結婚就不過像那野蠻人底拙劣的偶像。只是把所謂神聖的戀愛偶像化，把它在日

常生活底火中燒得龜裂了，必須以生鏽的法律的籠或甚麼圈限制它，纔得倖存。一看見這等的結婚，便彷彿聽見了神們底哄笑。

婚姻問題正像人生一樣的廣大，其中包羅着從天堂以至地獄的種種相；要將這問題底全部下個毫無缺乏底判斷是困難的。我們這裏只能論述一些事項。

在這論述裏，縱不能究明了我們問題底中心——即一部分人們能以真摯完全的感情互相愛戀，而別一部分的人們只以遊戲的性欲相結合的原因——然而，我想，那些使現在這樣的結婚實現的條件，以及將來比現在世間普通的結婚更近完全，能夠以真正的情感相結合時所要具備的條件，是可以研究的罷。

在男子還未成熟，女子仍是奴隸，或寄生者的時期內，滿足的結婚是很難望其實現的。他們又彼此不相瞭解，又不是有着同樣的經歷，其精神上的趣味與事業也不同，社會的趣味和利益也不同；而對於性的問題，一方視同密封的書，而一方所最始翻開的乃是最悲慘的頁子。男子所求者只是性欲底出路，女子所

爲的無非尋得一個『家庭』和一個主人。這樣的兩個人，爲一種幻影所誘惑，便互相擁抱了。一切的歧異與隔膜，都籠罩在耀目的幻影裏。於是就毫不狐疑地結婚，而且滿心感謝着爲他們執行婚禮的白法衣的老牧師。

然而，往後，心思略安定，他們又就認識：牧師所宣誦的，全是加在他們身上的終身刑罰，而且不像普通定罪一樣可以減輕刑期爲二十年的了。最初覺得的滿足，一經破裂，其次覺得的便是肉體方面的飽足，其次便是愛情底冷落，其次又是疲倦，終至成爲嫌惡。在女子，或者充滿着熱烈的情緒，然而失却了所期望於男子的同情慰藉，僅得着了物質方面的事情——便要覺得『他所求於我的，只是這個麼？』在尋求伴侶於配偶之中的男子，也就覺得不到人間的趣味，反得了使人惱怒的瑣事。理由無論是否如此，總之他們間眩目的幻影已經消滅，既無趣味又無尊敬，只有靠着法律與宗教底全力，來支持他們底殘局了！而婦女之金錢的依賴，男子之性欲的要求，以及恐怕輿論的心情，便是保持他

們表面的一個結。於是兩位沒情漢底關係墮於乾燥冷淡；彼此的生活與品格也都變成狹小魯鈍，甚且以欺瞞手段爲他們擁護自己特殊利益的武器了。

這是何等悲慘的光景呵！這雖然是故意描出的暗黑面，但，誰能不承認結婚後的數年間一般結婚者所經驗的痛苦呢？總而言之，這是我們現在不得不碰着的問題，它是怎樣的迫切，便是看看文學上所表見的，也就夠明白的了。

世人或者要說（自然時常這樣說）這樣的結婚不過因了一時的迷惑而成立，在結婚時，便沒有真正的愛。這話，確含真理。但，——我們可以這樣回答說——兩人因爲稚氣陷於錯誤，便要懲責他們苦了一生世，雙雙地走入煩悶墮落，或者，看着他們這樣的受懲責，毫不想些拯救的方法，祇說一聲『罰得其當』而已：這未免是冷酷愚蠢的加爾文派底舉動罷。我們雖然不能預知，將來的社會裏，是否用一種適當的手段，來做浮薄的戀愛觀底防禦策，但把結婚認作超凡的制度，以爲人類無論犧牲身體精神都該維持它的時代，總是已經過去了。已

經不得不用合乎人情的，聰明的，安穩的方法處理它。縱使進行上發生了困難，也應以在法律之上的人類幸福爲前提，用堅忍的冷靜的考慮解決它，不該援用任何公認的古法律了。

這問題是很複雜，我們底結論當然不過是一個嘗試。但我們不得不盡我們的能力，合理地觀察它，所以先討論現代結婚慣習底缺點，然後再致察可以實行的改良方法。

關於第一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已經講過——青年的教育上，太不注意兩性問題了。現在學校底課程中，堆積着許許多多的學問，但對於在個人在社會都最重要的問題，獨置若罔聞：這是很奇異的。說人們不該不知道一時的性欲和真正的友誼摯愛的差異，原是不錯的，但這是那些成年的人們，有時尚且要做錯了的，那些沒經驗而又沒人暗示的青年，怎能保得住不陷入於錯誤呢。

搜求適當的配偶——特是敏感的人類——是一件最複雜的事情；像現在這樣，

男青年女青年上那去搜求的繁難的旅路時，關於選擇怎樣的路，與有怎樣的疑惑或煩悶橫在路上，都不給以一句的贈言，實在是很可怕的。

假定一對男女，是受了野蠻民族底教育，我們知道他們將要結婚的幾年前，必定受過一定的男道和女道的傳授。這樣的成人禮，在我們的眼裏也許以為不倫，但他們却就借此免却種種婚姻現實上的錯誤。至於文明的女子，事實上却都毫不知婚禮底性質便站在神壇之前。男子也一樣地無知。男子大抵不知道，女性底戀愛，在某一意義上，特別是性慾方面，比男性底戀愛更為淡薄，她不像男性那樣立時感到性的需要的，總須有久長的纏綿擁抱，纔漸漸地趨向生殖作用的境域去。所以男性總焦急着，至傷了女友底感情，使她覺得可怕，而不知識不知之間，把那原來可因婚姻減去的歇斯忒里性却反加強了（註）。

註——我們必須記憶，許多婦女（自然不是大多數）對於性欲不感趣味，對於履行性底義務也以爲這是全然犧牲自己的。

在今日上中流的社會裏，因為文明生活太發達了，尤其成了男性極端地偏於男性，而女性又神經過敏，有歇斯忒里性的了（註），所以情形更其不堪。在這許多階級之中所有的流弊，一方是性欲的飢荒和愚昧，他方面便是荒淫以外無所有。

註——倍倍爾在他名著婦女論裏說：『許多上流婦女底安閒奢侈的生活，神經的刺激被優異的香料所供養，受了過度的韻文音樂戲劇——她們第一重要的教育，第一重要的職業——已受了智覺和神經昏憤的損害了。』

比較非文明的羣衆，因為在未結婚之前，兩性已有親熱的機會，一方面既可以減少愚蠢，他方面更可以減少放縱，所以這種的弊害便不顯著了。然而還須有適當的性教育是很明瞭的。變化氣質律（Law of Transmutation）底輕視與自制力底缺乏實是使平民底兩性結合流於卑下的根原。



上文已說過，由個人的愚蠢，沒經驗所發生的困難了。此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那兩性間特殊的財產關係和那根深蒂固的歷史的及經濟的原因所發生的問題。婦女長期間的奴隸狀況，影響及於男女兩性道德的及知識的性質，其結果，便將本來可以長短相補的關係誇張到了極度，成了強有力與絕無力的依賴主義底對照，簡直成了一張反常的諷刺畫了。這在普通的祈禱式的結婚關係中已明白看出了。通常總是一個優弱嬌嫩的女性，陪伴着一個強悍的男性，或者隨順地倚傍在他底臂上。觀者見了這，每讚歎為極美麗的配合——喻之於蔦蘿附楠樹——而忘記了可怕的教訓。其實，這全是（無論如何，植物是如此的）一場的生死之爭，不是楠樹悶死於它底捲絡之中，便是蔦蘿做了犧牲，以遂楠樹底自由發達罷了。

這樣的婚姻，當然是，以男子底利己主義，專制地位，和肉體上的滿足為主要的動機。為婦女的，不過做了維持男性底權力的犧牲。她們爲了男子底安

適尊嚴做着種種的勞動，拋撇了自己底意志，盡力所及，順從着男子的意志。

她們不得把自己一切的意見乾淨地抹去，成了一面映出丈夫意見原形的鏡；她們爲了盡那對於夫的『義務』，犧牲其健康，犧牲其本能。

婦女該有怎樣迫切的孤獨之感呢！她會夢想，她被懷抱在一個強有力的男子底手裏，爲了他底利益，犧牲了自己底性命，身心和一切。而這不過是一個不健全的夢，一個幻想，而且僅是戀愛底浪費應該被碎滅的。她該知道犧牲自己是和固執自己同樣的罪惡。而她底犧牲的結果，僅僅養成了男子底自私和冷酷（或者爲了自衛），以殘害她。

男子是預先見到他如不冷酷，那捲絡在他身上的女子便要蔓繞周身悶死了他！——所以要使她割棄了她自己底女友，拋去了她自己底趣味，性格，來『服侍』他，甚至她自己底固定的性格（男子由這性格可以獲得趣味）也要捨棄，只讓她底情愛底花掛在男子可憐的生活的枝上（使他不得自由），終至他失了勇氣，

失了社會的英雄的用處，變成一架婚姻的衣架，令人驚嘆！

然而，事窮必變，婦女覺得把自己底全生活犧牲於男子底利己主義，未免太賢慧了，而要以愛情羈縻男子底自由又屬無望，於是便採取了一種似乎服侍男子，實則尋求她自己目的的折中方法。她們精通一種所謂間接手段的溫柔的學問。她在男子面前，執行男子投影在鏡子裏的任務，使他嘆賞；一方面則在鏡子底背後，不管他，只執行她自己底使命。她雖犧牲身體以遂男子底欲求，其實別有隱微的理由；這就是，因她覺得必須這樣做，才能得着她自己和她兒女底藏身所，才能夠解決她在社會上沒有權利的生活問題。因為她被殘酷的運命所決定，她底地位已如彼，她底爲下等動機而拋棄自尊心，簡直不是誘惑乃是迫不得已的了。她們不得不生活，除了賣身做男性底奴隸之外，生活的路又實在不很多。無論願意與不願意，過勞與瀕死，她們不得不隨主人底心意養育子女。而在這樣奴隸的生活裏，她們底本性却墮落了，她們——可以稱爲女子底光耀

女子底榮譽的——戀愛底自由和純潔却失却了。

男性看見婦女這樣墮落的情況，茫然毫不關心，宛如一隻牡牛看一羣牝牛落在水裏一樣，却不想他自己底運命已關聯地葬在這里了。他安然地看着婦女漸漸地離開了他漂流去，終至消失了兩性間聰明的、相互的理解，『戀愛』帶了兩隻不相稱的翼膀，墮落在地上。然而雖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男女兩方在過去在現在也有着某種程度的滿足——因為他們底性格因這關係而異，且因這關係而進化——的事，却是不能抹殺。

今日，可是，已有許多的婦女對這偏畸的結合，覺得可厭了。她們決定，不能永久忍受男子僭妄的驕傲和自利，也不容許自己或其他婦女用了奸猾與卑屈做婚姻的附帶條件了。她們明白看出，像蔦蘿楠樹似的表面好看的結婚式，一方面是寄生主義，他方面又是絞殺。她們覺得自己也有才能和力量，要有了地位，自由，有了相當的情與助力，便可以發展它。她們相信她們在世界上，也

有特有的事業可以做，一如男子工作一樣的重要。這樣的婦女已經每日增加起來，公然地挑戰了——她們非對結婚本身而戰，是對那些使真正平等的戀愛不能實現的結婚而戰。她們確信她們自己非得經濟的獨立，她們終究不能自己站起來，得不到那因為男子頑愚自私而不肯放手的女子底權利。

他方面也有許多男子，他們（他們底先驅已有這樣的思想）已經不希望也不喜歡有那鏡子一般一流的婦女；他們搜求一個無論生活上生活上都與自己有着同感的伴侶，比之搜求一個自己沒有趣味專為男人的，更好了。他們以為（如伏在籠裏咬胡桃的猴子）有個服侍我的女子，還不如有一個教我也願意服侍她的女子好得多。他們覺得，戀愛既然是戀愛，便該絕對地坦白而嚴正，與依賴主義和不平等完全不相容。現在這樣的男子，已可希望每日增加起來了。他們見到婦女現在被束縛的狀況，不僅是兩性間虛偽關係底原因，而且是我們所已說過的配偶間——不能有共通的趣味——感到疲倦底源泉。他們只要能夠得着

了一個對等坦白的女友，他們便很歡喜地願意捨棄他們那些看似當然應得的一切威權了。

這樣，我們一方可以由現在男女不平等的事實，明白看出婚姻生活上所有困難和不幸底原因，同時他方面也可以看到有一種對於現狀反動的勢力，使兩性從新互相接近起來了——因此，我們可以預料將來男女之間的區別必不如今日之甚，將來的區別，必以不致損失相互的親密，倒反可以潤澤相互的同情爲限。

此外還有使許多婚姻終於發生惡果的一點，雖與前所討論的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不得不分開來討論它。這就是（總之我國是這樣的）社會輿論，在一對配偶和以外的人之間，築起了一重厚厚的「圍牆」的一點。一方面對於圍牆——婚姻生活——內的人，任他們極度的放縱與淫逸，寬恕他們；他方面（我只說那中等階級的大衆，貴族和貧民不在此例）對於牆外的人，一有稍微的親密或者略略可以看爲由於性的感情而來的情感底表現，便要嚴厲的譴責。婚姻，簡直成了沙

漠之中的綠洲 (Oasis)，在那沙漠之中夫與婦彼此都不幸，絕對地不得有真友情的對性；所以偶然有了真友情，凡是已婚者便用一種謹嚴的態度，遮掩了配偶者底眼目。

這種習慣所生的結果是很顯明的。把結婚的一對，圈禁在朝朝暮暮交接近的圈子裏，如此被圈禁的配偶，是無論如何有強烈的情感，也便冷卻了。不得不消磨終身的生活於一人，是痛苦的。而且除了抽象的交誼外，一切外邊之交誼，都被禁絕；發生了自然的嫉妬心時，外邊的干涉又要來增加它十倍的勢力；這實在是很可怕的事。照這樣，做夫婦的人，便只有那些有着同性愛底癖性——這也不一定免嫉妬——對於異性都特別冷淡的人們，最適宜。

這，不但使家庭變成乏味，困苦，而且使配偶底生活，變成異樣的狹隘。

雖結合本身可以專一，然而使結合墮落（越是男女互相真實的，越有這墮落）在自私自利裏，便不是好現象了。現在，這樣的結合，確是異常的多，我們不得不

承認，上流社會的家庭，表面上雖也很圓滿、親愛、尊嚴，然而道德上知識上却埋藏着可厭的困苦與狹隘。那種家庭制度，醜惡已極，只要撬開掩埋的那塊大石一看，便可發見底下不見天日的蟲窠，齷齪得不堪入目。

然而那並不是特別幸福又不是特別不幸福的夫婦，因為人格繼續變化衝突的緣故，把那真實而不熱烈的愛情消失了時所起的疲倦，更其不忍看了。尤其是因為愛情躲在後面，和恐懼鬥爭至於自殺，那情形更為悲慘。我們可以到河沿或遊戲場去看一對無聊的夫婦——好好的工人伴着他底妻子游行着，儼然的商人與其美麗的妻子，攜手同行着——他們乏味的臉，他們說千百遍，也只有那幾句話的情狀，和他們將歸去執行他們職業時的慰藉語——這便可以證實我底話了。最奇的是，嫉妬（固然是社會底輿論使然）倒與他們間底疲倦成正比。世間許許多多的夫婦，都明明知道常度着那貓和狗交相睥睨的生活容易起疲倦之感，却終不知尋求樂趣。所以他們底生活既沒有一刻的安閒，再也沒有機會恢復他



們婚姻生活以外的趣味。

這樣，社會既築了一堵很嚴密的牆隔開了結婚的夫婦，而夫婦又因了結婚的關係，便與世間隔絕，不但與第三者斷了性的關係，也且杜絕了一切坦白的友誼，增強了互相利己獨占的私念。——這些必然都足使生活底內容空虛，並萎縮了一切人生底趣味，招徠彼此異常的憎厭；而且使那（做這弊害逃路的）與第三者發生祕密友情，至於恆久通同掩瞞底原因。

因此，唯一的結論就是要問婚姻究竟是活的還是死的。倘若是死物，那麼把它放在固定的模型裏也是好的，倘然它是一條連串愛人夥伴的活線索，是一條兩性結合應得充分信賴的活線素，那就不宜妄用相互的嫉妬和社會的制裁去牽掣，否則，反使應保留的真情死滅，美麗也就消失了。戀愛也如別的事物一樣。想要不失了它底生氣，——縱然含有危險——必須給以多少的自由。若禁絕了一切的自由，一切的危險，那便單單剩有無生命的木乃伊和骸骨了。

以上我已把現代婚姻制度底缺點，說得這樣的多了；這雖有幾分的可厭，或者也可說是一個必要的發凡。我對於現在的婚姻，不曾呈過一句讚詞，而那些沒有敘述過的事，在它底可贊揚處，也未始不可以敘述；它底成功（代替不成功）的例證也未始不可以引用，承認了婦女底依賴主義和已經討論過的其他論點，或者也還可以主張中產階級的組織大體上也還有相當的滿足。然而這樣，却不是率直的行爲，也不適於實際的目的。我們既然看見了兩性間實際上變化着的關係，便無法否認結婚制度迫在眼前的變化；我們現在真正的問題只是：這樣的變化是將要怎樣的呢？我們歡喜它變成怎樣的呢？



## 第六章 將來的結婚

關於前章結末的問題的答案，疏忽的讀者也許會懷疑作者是主張解放兩性間一切的約束的。因為人們每會從片言隻句間施以廣漠的類推。

然而這樣的類推，未免太草率了。我也並非不信：結婚受點道德上社會上或純法律上的拘束，——雖然純法律的拘束總不知道德上及社會上的拘束，——也有相當的效果，我也以為愛情輕易地從一對象移向別一對象，則勢將危及人們底性情與幸福。我們雖然因為要把婚姻變成戀愛之貯藏所的緣故，一面不得不熱望將來的結婚比之現在更為自由，然而對於那某種程度的外面拘束，却也不認為全然無益。外面拘束底益處：第一，可以使戀愛的經驗與傳奇，集中於一定的對象；這雖於廣度不免有所失，於深度及強度却實有所得。第二，配偶之間

若無絲毫維繫，新婚的情熱一冷，遇有難免的齟齬，常易有離散的情事；而有相當約束時，則正可在這不便輕易離散，不能不暫時原恕對方底缺點時，學得人生最好的訓練，——那使戀愛比初時更爲純潔更爲完滿的溫柔忍耐與寬容，——那起初雖由於肉體的親密而來，其後却因長期間的共同經驗、共同生活、共同操作與相互原恕，而更集中而更強烈的戀愛。第三，配偶之間存有一個分明的羈絆或盟約，也可絕滅那些以爲結合兩性單是尋求快樂的俗見，——那等謬見一得勢，人類進步的車，便要粉碎了。

然而從此却也可以知道我們對於外面的輿論和拘束，只不過承認它有教育上的價值。外面的輿論和拘束既然只有教育上的價值，這就須得研究在這外部的支持或壓迫之外，是否還有一個婚姻底實體（它終要脫穎而出使人注意），能使兩性調節彼此的關係，而自由進步，不因外面的干涉制限而傾覆。

倘若不信有這樣的一個實體，便從頭無須討論這問題。但是實際上，我相

信多數的人們必然愈思索或者愈經驗，就愈會覺得因了性格之吻合與愛情之深密而有永久的與終生的結合——或者數生的結合——是人情底自然；而且愈會覺得那使永久的結合為強固的貞潔與忠實，比之那好像要使他們拆散的性欲，更為可貴的。

進化到了某一程度的男子以及那大多數的女子，常於性的覺醒時，對於戀底對象生出一種纏綿的懷念之情，直至性的牽引力衰退，還是戀戀不捨。這個情，就是形成可以稱為人格的東西底基礎。在這個情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互相公開，更無絲毫的祕密；一切都是公有，更無『你』『我』的區別；身體也互相保重，和自己的一樣；心情也互相流注，如貫通的一般；人生經驗中的一切悲歡，彼此也有相當的同情；如是的情境，總是萬人所切望的。只是此種情境，并非一躍可得；要想實現此境，必須要有多年纏綿的記憶和感動，暗中涵養。所以戀愛雖然是同體結合之基礎的地盤，却實須有忍耐與寬容與自制來建設它。

使每一愛人，都能如同瞭解自己一般，瞭解對方底氣質，對方精神上肉體上的欲求，對方底得意和失望；尤其是，經了若干歲日，閱過多少疑難以後，終於悟到他們所以結合的大欲求，大需要，並非逐漸烟雲消散，乃是逐年的增加強烈，鞏固。於是乎他們對於相互底關係，生了甜美的、難攻的確信，好像同命，無可分離。萬一，一方死了（或者有怎麼等於死的境遇）他方便幾乎不掛獨存（註）。

註——古昔教會祈禱裏『一直等死，我們才別離』的話，在一六六一年却改爲『等死來我們必分離』了。頗屬奇妙。

我敢斷言，這樣圓滿，歡樂的結合——雖不得時常實現——必是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所切望。這若能夠得到，那便是得到了比甚麼東西都更爲長久的滿足。這等切望，已被現代一切人的常識所稱讚，更無須那宗教與國家之人造的威權作證。同時，要實現這樣的結合，多少該有合理的忍耐和自制，也可不言之而喻，——而對於那自制力薄弱的人，如前所說，有點外面的拘束（輿論和法

算)，也是很有益的。

然而那教會與國家所樹立的所獎勵的現代的一夫一婦制，雖則也以實現這同心一體的愛為理想，實際上却幾乎完全失敗了。因為那等結合——大多數——都是除了教會與國會底威權外，並無何等的根柢，所以當然要變成墜落醜惡的結合。縱然僥倖不至於此，也必因為太排他、太佔有了，陷於狹隘和固陋。

再從歷史學上及生理學上考究起，實在可以說人類的男性，在他底天性和要求上，都傾向多妻主義。而且雖然有一部分的人們以多妻制度為下賤，為墮落，究非一切國家一切種族盡然如此（註）。不過如勒它娜（Le Courneau）在所著結婚底進化中所指明一般，過去間社會底進步，大抵由混沌趨於分明。我們從我們民族底進步『各民族在這問題上各有它獨特的傾向』與男性底精神方面和感情方面『已有影響及於肉體』的發達看來，我們很可以說，我們底更深的結合已有趨於單一的趨勢了。雖然可以說人類的性情愈發達，男女底關係也將愈趨



於複雜，然而戀愛愈深刻愈精微，也便愈不易中斷，因此也就不易有多數的關係了。至在女子，好像生理上原來沒有男子那樣多偶的傾向。雖然實際上女子過着多夫生活的，在野蠻與文明人中都不少，然而她底性欲既稍弱，她底娠期又頗長，從生理上看，實在祇須有個愛人便可以滿足了。何況女子底情感又比男子更多執着，自然更易集注情感於一人。

註——看R. F. Burton 底 Pilgrimage to El-medinah and meccah

第二十四章。然而他說，『在我有限的觀察範圍內，把關乎性的嫉妬和鬭爭當作例外不當作生活常則者，只有一妻多夫的社會！』

所以我們可以說，男性與女性都已分明有期望一男一女為單位的婚姻生活（我不願用那一夫一婦的字樣，因它有不快的聯想）的傾向了——而且已經無需我們加以虛偽的不變性或獨斷的排他主義等烙印。我們願意承認這樣的趨勢是一個

自然的事實，用不着一切人造的法律去推挽，正如相信某種化學物體底兩個不同的原子，結成一個永久的複合原子或分子的趨勢一樣。

并且這也不難使少年人理解——使他們理解他在青年時期，縱有多量的性欲，但那根深蒂固的欲望，總是希望與結某一件侶成了永久的結合；要達這目的，便不得不用自制力防抑自己性欲底奔逸，和在必要時，爲了實現理想的結合而有忍耐與溫柔。這樣，多數的界女青年，大抵便會在那傳奇時代裏感得自己地位境遇底可貴；而且比之靠那教會與國家之人爲的威迫，可以更爲有效更爲自然地認識婚姻底神聖。

我們這種主張男女兩性間底選擇與經驗應比以前更自由的議論，有些人們也許以爲奇怪——他們所以覺得奇怪，我想，並不是由於他們全然不知道男性已有相當的自由，以及這自由多因不被公認而有流弊；也不是由於他們不知道，多數可尊的婦人都因全然昧於性的知識，受了可驚的災禍和苦楚；只是由於他們。

這些善良者，以爲兩性間形式的屏障稍稍的撤廢，就是一切羈絆底全消；與純然淫蕩底暢行。他們確信，除了最嚴厲最兇狠的束縛外，再無其他方法可以拯救社會脫離夢亂與危亡。

然而他們倘若能夠照事實地觀察事實，而且能夠見到，結婚底實體已比結婚底形式更爲一般人所尊重，則第一，他們，便應欣幸經過幾千年單把結婚常形式的處理後，至今猶有實體底遺留；第二，便應來考究這個實體該給以如何自然的形式與表現。我們知道，多少永久的一男一女的結合，大體上是——適合我民族和時代——性的結合上自然的卓越的法則，而且，除了例外的不算，它已漸漸能夠離開人爲的法律而實行了：我們正無需恐怕增加了自由，將要搔亂了我們底頭髮，撕毀了我們底衣服，我們倒應該留神地想，應給以如何的自由，使它有發達生長的機會。

我們以下，將專論這問題。（回顧上面所說的）達到這目的的手段最要緊的

是（一）促進婦女底自由與自立；（二）給與男女青年以合理的性教育；（三）承認婚姻須更有自由更爲友誼，減去從來狹小獨佔的觀念；（四）廢止或修正那些繫住人們甯送一生於虛偽的婚姻裏的虛偽的法律。

其中第一點（婦女底自由與自立）最重要。無自由時真戀愛不能存在，正如無戀愛時真自由不能存在。人必先做了自身的主人，然後能真以一身許別人。

所以不但該在道德的，社會的，經濟的方面，漸漸確立女子自立，自主的普通習慣，還須改正那些後於時代的法律——例如那使女子沒有身體自由的現行婚姻律，和那政治上不使女子參與制定支配自己的法律的權利之類，都該從速修正。

至於第二點所謂男女青年該給以相當性教育的主張，現在恐怕沒有人再會過分地疑惑了。關於這個，我在上文已經詳說，現在可以無須再述。但這裏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在女子尤爲重要，就是男女青年，必須從幼少時候，就明

白他性，能夠在自己與異性的關係上或其他性的事情上，下一個大體的判斷。

原來是非有幾許的經驗，不能洞明其真性質不能免於誘惑的事，却一任那異性間初戀的幻迷來決定兩性終身的運命，實在是可怕的事。男子與女子愈分離，這種的誘惑力必愈強，而且愈不明悉它底真性質。要減少其流弊，最好是男女同學。男女同學之後，一切競爭一切比賽，都是共同參與，不再有那偶爾接了吻便須相守終身的迷信，這樣，豈不是很有補益麼？這樣，少年時代合理的兩性的親密，也不會就認為無常或祕密的性關係底增加。縱使偶有錯誤，也不致如現在這樣——至少不像現在對女子的這樣——認為致命的、不赦的孽罪。我們北方民族底氣質，不容許結婚以前的性交已成了普通的習慣，然須思想：我們過於迷信地懼怕它，把少年少女幽禁在無智與盲目中，彼此不能互相瞭解，因此就不生出那超乎所禁的流弊、與苦悶來麼？我們熱狂地重視性行為，其結果，不但不能減去社會所怕的特殊罪惡，倒反足以助長它。

其次，第三要點，是使結婚自身成爲比現代更自由、寬大、健全的關係底新建設。獨占的戀愛底理想，在或一意義上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如前所說，很容易流於沈滯的兩重私己的那致命的危險。但，戀愛的糧食畢竟不是取於人而是與於人；所以配偶之間的愛，也必定要以他們對別人之所給與爲糧食。倘若不能跳出所謂家庭的關閉的城廓，和他人攜手，或把愛情分給那些需要愛情比他們自身更亟急的人們，或者對於對方這樣的動作懷着嫉妬，他們那就，確鑿不配共同生活了。

無論事業與興味，共同或不共同，總能容許一方離了自己去幹，而又對他繫有純粹的同情。這樣自由、自然的結婚，必因爲自由的緣故而更有鋒利的吸引力，因爲廣大而寬容的緣故而更富有活力，簡直可以不朽。這宛如兩顆恆星，各自順着各自底軌道迴旋，一旦遠離便又重新猛烈接近，而且交相映耀，成了兩重星光。

一夫一婦制底所以失敗，大都由於不能看見而且瞭解這個極單純的真理。

那嫉妒底狹隘的肉欲，把那他人當作私有財產的偏見，那社會的輿論，那法律的禁令，都已合力把配偶的愛葬入利己、淫亂與偏狹了。然也不難想見：那信心極強（信婚姻實體）的人，必不如此：他們底一方縱與第三者有了深情，他方必不驚疑，也必不即以爲是對於自己的不義不信，有時卻反雙雙歡喜得了益友。這在明達者，並非不可思議。倘若有人以爲這樣的交際必定只是性關係的懈弛與動物欲的猖狂，我們就可以單純地回答說：他們這話是把我們現代結婚制度所養成的實在思想，暴露無遺的了。（他們不配想像理想的婚姻），想像一種合理的結婚，必須相信總有多少的真愛情，誠實，常識與自制，存乎配偶之間。

人把身心獻於戀愛祭壇的方式，完全不同。有極偏於肉體的戀，也有偏於情感的戀，有偏於冥想的，靈的戀，也有偏於實際的，感傷的戀，有的戀是嫉妒的獨占的，有的又是自由的寬大的，種種不一。我們一看人類底戀愛觸醒時有

這樣顯著的無數的種類，便知把婚姻關係，放在堅固無情的普通法律底下；或是主張，真正可貴的愛情，必在這樣這樣地特殊形式底下的，是未免輕率了。而有些夫婦，一面和他人親密，而兩人仍和好如初，有些三角關係或與三角關係類似的關係，會得永久繼續，大概便是由於戀愛上有這歧異性。

我們最後論到(第四)，改正現代婚姻律的一點。人們已經顯然不願長如今日，同意於終身難改的結合的了。而且改變習慣的實例，也已甚多。他們愈尊重真結合底神聖和自然，愈不歡喜那無經驗時代所結的人爲的借老契約，來阻止真的神聖自然的結合。做現存婚制之堡壘的是婦女底依賴主義。它對於婦人給以直接的物質的利益，酬報她們死守所謂神聖的夫婦關係，而對於那些豪俠的男子，又禁止他提議那以婦人爲犧牲而解放自己的變更(即離婚)。然而今日，『婦女依賴』這事實已漸漸消滅了，而一方面那真實的結婚底精神的性質已經明瞭了——因此那妨礙真正結合的形式束縛，就漸被打破，且變成不甚重要的



了。

戀愛深切時，必有一種超現實的情調，因此縱是因了一時的性欲誘惑所成的結合，兩人也會宣誓始終互守真實。法律實在是惡魔的，在這一瞬間，竊聽了他們底誓言，便會很自得地拍掌叫彩說，『現在你們已經結婚了；你們底生涯，再也不得怎樣了。』

社會底集合意識把法律與慣習將來變成怎樣，我們現在自然不能先知或決定其細目。然而它將趨於，且必趨於比現在更自由，却是很顯明。照理想說，完全的結合，必以完全的自由為條件。雖然一個戀人驅於一時的情熱而有約束與誓言，也並不是怎樣的無理；然而具有（深感情之特徵的）靈妙與自得的人，難道也會向愛人要求一個誓約麼？性的問題原來有一種緘默的慣習，不宜多話，所以，真正的結合，最好不要說什麼，不要甚麼——一年的或終身的——不變的誓。無論何時，誓約總是惡劣的，在有填塞心胸之情時尤以沈默為最適

合。不過從實際上說，這種理想的戀愛既然不能立刻實現，社會的慣習既然不能立刻變更，而婦女之部分的依賴主義和奴隸生活又還不得不暫時繼續，在這個過渡的期間，或者讓某種形式的契約仍然存在也好；只是我總希望那契約不要執板，不要太嚴密，應該大體適乎當事人的欲求。

這種的契約倘然存在，那關於婚姻權利，婚姻繼續底條件，財產底分配，以及對於兒童的義務與權利等等的規定，當然不宜千篇一律。有的是可以視為往後更完全的結合底準備；也有的是準備不幸的婚姻可以迅速解決，不至如現在的離婚訴訟一般彼此捏造誣讒。然而我們可以說，這個（英國）社會與論底趨向，已不甚主張締造新的婚姻律，而趨於主張容易離婚的了，而且在那雙方合意的離婚時（只要規定關於扶養兒童適當的方法）已變成比『註冊』稍微重大的事務，訴訟上的捏造誣讒也可避免了。無論如何，我想，結婚契約（倘若存在）至少關於夫婦關係的一點必然漸漸變成了個人底私事；這個傾向是與婦人底自由成正比

例，婦人愈自由，因而愈能有更多的自主的行爲，這傾向便愈顯明。在有相當發達的社會裏，所謂婚姻生活這個精微的關係，總是難以容許那名為法律的老蠻習來干涉的罷。現在底情況，愚蠢已極。一方面時代倒走，在袒護男性，法律仍讓丈夫對於配偶有野蠻的權利；他方面，又爲償補這個、演着禁止『破棄誓約』的笑劇。一經成爲夫婦——便無論那結合在夫婦兩方都是苦痛，那失敗已經顯明於全世界——愚蠢已極的法律，總是鼻也似地眯視它自己底工作，不肯解放自己所打的夫婦的結！

國家可有干涉理由的唯一之點（社會確鑿不得不用一種方法干涉的一點），就是一切結合所產生的兒童問題。有了兒童問題，夫婦底關係便離了個人私事底地位，進到社會問題底地位了。爲那兒童自己底利益和爲以那兒童爲後繼者的國民底利益起見，都不得不保護。結婚或離婚底呈報，內中必須規定關於兒童的保護與扶養的事項，政府纔可許可。無論個人或社會，對於產生私生子的雙

親加以如何的批評，對於私生子，便不能因這緣故，否認其權利，在法律上仍應一律與以公生子一樣的待遇；父母（倘若承認）也不能避免因為生那兒子而來的一切責任。世間一些善良的人們，都知對於那未經法律手續而有婚姻生活的人，以兒童底利益為口實而下攻擊，他們必須能夠進而主張私生子應有公生子一樣的地位和權利而且促它實現，那纔足以證明他們真正是為兒童憂慮，而且真正於積極的道德上有點貢獻。

倘若有人批難這里所主張的個人的契約或離婚底自由，以為將釀成離合無定，輕佻的嘗試的結合，那麼，我們就要請他記憶：養育兒童的責任，何嘗不會嚴限他們有這樣的行為。凡以為男女關係一自由，大多數的人們便會把婚姻當作遊戲尋開心——即以為普通人都於戀愛生活沒有基礎的常識或知識的，——畢竟只是（我們所知的範圍裏）各國各民族底慣習上所不會有的空想。

總而言之，除了社會全般有了根本的改革，結婚關係是不能有多大的改革

的，僅僅法律底改革，到底不過是部分的改良罷了。而現代社會底商販組織存在一日，那以財產觀念爲根據的現行婚姻法，縱有變遷也必不能改變最根本的部分。倒是普通的習慣，已在法律底下，漸漸地趨向於更適合的方向了。恐怕舊社會底結構中所形成的新社會一出現，凡是妨礙現在健全的男女關係的困難與魔障便會消失了。

然而使法律和慣習漸趨寬大，吻合人情，雖然也是很重要，我們却不應把兩性間一切的困難，交給這等陳古的暴君去安排。條件雖很合適，却因天性上愛情上不會含有多大讓人的原質的緣故，終於不能享着婚姻幸福的人們，何止千千萬萬；人底性情倘像現在這樣，一直下去，終究仍有一方面覺得他或她底愛情不會得到報答，要想分離，或不願意分離的自然的悲劇（註）。我們固然應該極力設法使這種自然的悲劇，不要隨着那無用法律底干涉更錯綜更繁多起來——更增了『無數看演劇與小說已足驚歎，看實人生尤可悲悼的，人爲的』悲劇——然而我

們應當承認：我們距理想鄉既還遙遠，這等悲劇必仍常隨人生，並非甚麼有婚制或無婚制所能解脫。我們既然全然確乎不肯再做『束縛』別人的事，又不肯領受那並非自由自發的愛（自由與自發，是與時並進的人類戀愛之特徵），便只有以死而後已的痛苦爲真純戀愛底代價。這樣得來的戀愛，無論個人方面無論社會方面，都該承認它有抵得過苦痛的尊貴，而且它如天國的野鳥自由地來我們掌中啄食，比之任何被人幽禁，不得已而俯首垂翼的囚鳥可愛得多，有勝過其餘一切不自然的戀愛的價值。戀愛原來是人類不得不學的課程之中最後最難的一課；在或一意義，可以說是人生一切的<sub>根</sub>底。現在的人類，也許就要脫離了小兒時代，學到這最後最難的一課了。

註——這些自然的悲劇裏最悲慘而最深刻的悲劇之一，在婦人方面，或者就是這麼一回事，便是她第一次委身的男人，無論他底性格怎樣，總在她底心上佔有一個深切而且不可移的地位。平常就一

般男女而言，非等到有過性的經驗之後，幾乎完全不能理解自己和對手的，但在女子，這個能使她有選擇力的經驗，却往往就是注定她運命的一回。這於她，好像一閃地便呈露了橫互前途的終身的悲劇，而且除承受外，便無法可想。

## 第七章 中性

近年來（自從我們底『新婦女』出現了）關於男女間相互關聯的許多事情已改變了，或無論如何已較為顯明了。在慣習上風俗上，平等觀念底生長——大學教育、藝術、音樂、政治、雙輪車等，——已使兩性漸漸接近了。倘若說近代婦女能夠比她們先輩，更為有男子氣些，那麼，近代男子（我們這樣盼望）雖決不至於有婦女氣，但氣質却已比原始的英吉利人，更為銳敏，感情也更為藝術化了。我們起首承認：以常態言之，兩性並不或者不可組成兩個習性感情完全互相隔絕的團體，他們實是代表着一個團體底兩極，這一個團體就是人類；所以在兩極端上的那些男女雖然有極大的差異，但在中部的大多數（他們形體上雖有男女的差異），情緒氣質却都是很相接近的。我們知道許多婦女雜有男子



的氣質，我們也知道許多男子有了女性的敏感和直覺。自然界好像把組成個體的原素揉雜了，不使本質底二團體（代表兩性）分離，却交錯變化地傾覆他們。

然而我們也當想一想——倘若常常保存兩原素底嚴格界限，那麼，兩性不久必流入於懸殊的區域，絕對不能互相了解了。實際上，也有一種可注意的並且（我們想）不可少的性格，介乎男女兩種性質之間。具有這樣中和性質的人，遂能通達男女雙方的情懷，成了兩性間的傳達者。

又有一特點，近來也更明瞭了。因為人們既已起首見到兩性在某一意義上是一個連續的團體，所以他們也起首認識戀愛和友誼（從前是分開的）實在是互相密切地關連着，互相朦朧地掩蔽着的。婦女們正開始要求：結婚一詞內必得在性欲之外同時包含友誼底意義；戀愛一詞內也得包涵平等一詞；並且承認由『柏拉圖式』（Platonic）的友誼（通常以為祇限於同性間）底一端，至性欲的戀愛（通常以為祇限於異性間）底別一端，沒有很固定的界限，能夠劃出來，把兩種

不同的愛情分離。在事實上呢，我們也知道有些友誼是浪漫到極點，簡直近似於戀愛；有些戀愛重理知與精神到極點，簡直不能劃入性慾範圍以內的。

我們如果暫時想一想，便可以看出上面所講的一般概念（倘若稍近於真相）已經指出人類氣質性格，在性的和戀愛的關係上，實在複雜得很。然而，這種雜狀況雖或一向存在，却是到了近來才有人注意，有人研究。

三十多年前，奧國著作家，烏利斯（K. H. Ulrichs）做了許多小冊子（*Memnon, Ara Spei, Inclusa, etc.*）注意到這一類，我上面所說過而本篇所欲專論的人。他指出有些人生在這樣一個地位——在兩性分線上——他們底身體分明是屬於這一性，然而心靈情緒却屬於別一性。比方有些男子，可以說是女性的精神，裝在男性的身體裏面。（*Anima Mulieris in Corpore Virili incluse*）。反之，有些婦女，他們是女子而具有男子性的魂靈。他以為，他們這種二重性質的特異處，就可由他們的戀愛的特殊傾向而證明。因為在這情形底下，那表

面上處於男性的人們，不和女性結成戀愛的結合，却和同性的訂癡妄的友誼；那表面上是女子的，也不像平常那樣出嫁，却專心地和其他女子戀愛。

這樣的人物（就是戀愛底情操有這樣特別變化的）他叫做烏齡斯（Urings）（註一）。他這種『靈魂』和『肉體』交相結合的理論我們雖不能深信，因為這些字的本身意義就有些遊移不定；但他底著作却很重要，因為這是現代中最先承認那可以叫做中性者底存在，且加以幾許說明（註二）。

註一——這字由Uranos而來，天國的意義；他底觀念以為Urings是比尋常的愛情高一級。

註二——拉蘭 [Charles G. Leland (Hans Breithmann)] 在他底著作 *The Alternate Sex* (1904) 裏，很主張以為許多有名人物都是男女兩性格底混合者。有一篇叫做 *The Female mind in man*，又有一篇叫做 *The male intellect in woman*。

自從那時，這問題便為科學家和其他諸人所研究所著述，而尤以大陸為多（雖然英國美國現在仍然不大注意）。觀察現在的事情，與過去的歷史的文學的間接證據一樣重要，很可以得到一個普通的斷案——我以下就要說明這事實。

由這研究底結果，第一與普通印象相反的地方，就是同性戀愛（*unnings or unians*）一定不是像我們想像似的稀少。他們在社會底下層，組成一個很大的階級。但，很難得到他們確實的數目。這有很多的緣故——一半因為人們不了解他們底事情，這些人故意隱秘他們底真情感，而且時常故意矯飾，騙過世人的耳目。（一個常態的人，住在某一社會，不相信他相識的人中有一個『同性戀愛』的，但同性戀愛的人或明白這種性質的人，住在同一社會，却能夠把這些指出來。）一半因為他們的人數不特在各國不同，甚至同一國裏的各個階級中，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之故，我們所得的約數，各人都不同了。德國有名的著作家格拉勃斯奇博士（*Dr. Gräbowski*）引證說（我們以為必定是言過其實之

詞) 二十二人中有一人；巫羅博士[Dr. Abbert moll (Die conträre Sexual-em  
pfung, chap. 3)]說每五十人中有一人，至每五百人中有一人(註)。這些  
數目是專指具有上面所講過的性質的人，就是那些戀愛和友誼底深情祇放在同性  
者身上的人。如果把那些經驗過常態愛情，而又有同性愛的趨勢的二重性的人  
(這樣的人很多)加進去，那麼，約數自然要更大些。

註——近來的統計調查(看 Statische Untersuchungen, Dr. M.  
Hirschfeld, Leipzig 1904.)承認百分之1.5至2.0，較爲近似  
的比例率。

第二(也與普通印象相反)，那些全然屬於中性的男女，決不是有病的——  
除非說這些中性狀態就是病。從前以爲這種形態，祇是疾病墮落的結果；現在  
試驗實際事實，恰得其反，有許多在他們性中是一個美麗健全的模樣，身體腦力  
也強壯發達，行爲也高尚，他們肉體的構造或體質都沒有什麼變態或疾病。這

自然不是一概都是正確的，間有些衰弱的，足以支持那神經病態的偏見。然而這偏見，現代著作家已不如從前那樣主張了，這是很堪注意的。現在已承認，雖最健全的人，那中性(Intermediate)底特別情感的氣質，大概也不能根本絕滅，這也是很堪注意的。所以(此例不少)當這樣的男子女子，因社會或其他的緣故，被迫結婚，甚至有了兒女，他們仍不能制服偏性，或制服他們和同性朋友結終身愛情(Life-Attachment)底傾心。

這問題雖然很有趣和重要，但直到現在，像我已說過，英國却沒多人討論過，一半是因爲這事情有幾分不可相信的緣故。如果生出來就有這種傾向的人，果真數目很少，那麼雖不能因此就不理會他們，却也就沒有詳細討論的必要了。但，這階級，無論怎樣計算，實在是很大，所以在社會的責任上，不但要了解他們，並且要幫助他們，使他們了解自己。

這樣的人，因爲他們自己底氣質，委實受苦不少——然而他們也許能在人類

進化上占一重要地位。無論誰，若他明白了戀愛是什麼，若他知道人心底奉獻可以這樣深，這樣切，這樣神祕，這樣威嚴，而唯其人格高尚所以這樣強烈，他一定能明白那些中性的人，因為他們底最深奧的情感自少即成爲一種啞謎似的，障礙似的，自己不能知道，他人也不能替他解釋的東西的緣故，他們底命運是何等困難，何等悲慘了。叫這樣氣質的人爲有病，或諸如此類，都是沒用的。

其實把這樣名詞，加在社會中最活潑，最可愛的人們身上，是可笑的事；並且這樣做，並不能解決這問題，不過蔑視地把那些身上已有不少困難的人，加以侮蔑記號罷了。巫羅博士(Dr. Moil)說：『見過同性戀愛的人，知道他們決不是組成一個衰弱團體的人，反之，可以發見他們中有許多很強健的人。』但，在另一句話裏，他說，因人們對待他們的態度的緣故，他們『很受苦』。德國有這種人的團體，他們底宣言有這樣的話：『在我們生存底夜裏，日光是一樣稀少，人類中有爲我們而稍微運動，有爲我們而發生簡單的呼聲，在人類底審判廳中，我

們都答應他們，都極感激他們』（註）。

註——De Joux Die Enterben des Liebes-glückes (Leipzig, 1895) P. 21

談到這些人，我固然承認他們給我們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我想，正因這緣故，所以他們底事，必須討論。如果以爲他們底愛情一定是性欲的，或是關於性的行爲，那就大錯了。反之，他們底性質（許多證據證明）是很純粹的，很情緒的；錯認同性戀愛者就是沒有自律而但知好奇任性的縱慾者，是很對他們不起的。同時，他們底特別氣質，有時使他們對於異性的關係，生出困難。這問題我們現在不必討論。但我們可以指出它是怎樣困難；尤其是少年人，沉默的幕必須完全蓋住這題目，因而使心裏生出最苦痛的誤解，墮落，和擾亂；並且外界對於他，連一點指導的暗示都沒有；若他心裏有了問題，不得不遭遇一個孤獨而又十分嚴重的內部鬥爭時，人們又不能加以承認！如果這問題是一個難題——一定如此——那麼就算他不因社會不肯幫助而增加苦痛，這些人的運命已經很



可憐了。一半是因這緣故，一半是因爲必要時必須給些微光，所以我想在這篇裏，簡單地說這中性形式底普通性質。

我們已經說過，肉體的構造，他們和平常的人，大概沒有什麼差異。但，我們如果從心靈性格上觀察，由普遍的證據，可以見出，男性似乎近於文雅情緒的本質——倘若有缺點，就是機詐，逃避，懦弱，虛榮等；女性則適得其反——易怒，活潑，大膽和真誠，缺點就是近於粗率和粗野。前者底心在知覺上大概是直覺的本性的，和有些藝術的感情；後者底心，是較爲論理的，科學的，比尋常婦女更爲精細些。這普通性質確是這樣顯著的，有時可以藉這些標準（雖不能無錯）探求兒童底本性。不用說，若能做到這田地，那是很重要的了。

烏利斯 (K. H. Ulrichs) 就是由觀察這事實之結果，提出他底理論；這理論雖不能適合所有的事實（我們已經說過了）但它或者不是無功績的，把它記憶着，也是有價值的。

比方一個婦女是這樣的氣質（我們假定她是一副男性的精神，裝在女性的體中），這理論便能幫助我們知道她怎樣能夠和別個女子生出誠實的戀愛。奧人其拉夫愛濱（Krafft-Ebing）說，一個女子（A）二十八歲，和一個比她年輕的女子（B）發生戀愛（註）。A說，『我很神聖地愛她』。她們同住，結合了四年，但，B出嫁了，她們底結合也破壞了。結果，A因可怕的喪氣，很受痛苦，後來（雖沒有真戀愛）她自己也結了婚。但，她底喪氣，却有增無減，終於成了疾病。那些看她的醫生說，若是她有了兒女，就好了。她底丈夫很愛她，但不明白她底曖昧的行爲。她同她底丈夫很友愛，對於他底撫愛很自歉，但仍是憂悶，易怒，神經衰弱，後來夫婦出遊，遇着那個女友——這個女友已經結婚（但不快樂）三年了。『兩個女子，快樂，興奮地戰慄着互相擁抱，終於不肯分離。那男子覺得，那種友誼的關係，實在是獨一的，遂匆匆離開。後來適有機會，他發見他底妻子和她底『朋友』往來的信，正如兩個情人的一樣。』

這種婦女底戀愛，常是很激烈和終身的（男性也是這樣）。當他們快樂地相愛時，他們都覺得很幸福的，但是，他們也有人覺得這是痛苦的事——他們特別氣質的結果——因為他們雖喜歡有兒女，但是終不能成家。

我們已經講過這種中性的人們（*Intermediata's race*）底普通性質。如果我們先詳細地敘述這種人們底極端的，過度的形式，然後再說較為尋常的，完全的形式，那麼，總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和固定我們底意象。我們這樣做，便可得到對這問題較精密具體的意見了。

第一，極端的式樣——像在各種事情中的極端式一樣——大概不是特別引人愛的；有時且適得其反。關於這樣的男性，我們得着一個嬌豔的式樣，多情工愁，態度娉婷，且多言，諳於針黹和其他婦女的工作，有時又好穿婦女的衣服；他底外貌，時露有女子底趨勢，臀部肥大、柔軟不強壯，而孔無毛，聲調很高等。

等；他底住所，很有條理齊整，善裝飾美麗，有香氣。他底情感常近於女子，纏綿，依賴和嫉妬，要受他人底愛的心勝過愛他人的心（註）。

註——法國亨利第三底性質習慣，歷史已敘述得很多，讀者可以參照。

他方面，關於這樣的女性底極端式樣，是頗好鬥的，有很強性欲的，男子氣的態度和行爲的，近於實行的，在戀愛上，知覺似乎多於情緒的，常不雅潔的，裝飾也古怪的（註）。她底外貌是強壯的，聲調略低；她底住所飾以遊戲的景色，手槍等等，沒有芬香底氣息；她底戀愛（大概是愛着她們同性底柔軟嬌弱的式樣的），常是狂熱的，很像普通男性的，時常幾乎不能制止。

註——或者像瑞典克利斯丁皇后（Queen Christine），她騎馬橫過歐洲，往意大利時，穿了長靴，橫跨她底馬。傳說，她和教皇握手時，那麼高興，後來教皇竟要請醫生醫治他底手！

這種式樣，因顯明得很，所以人人都曉得。如果她們發現，自然惹起很強

的注意；普通的印象，都以為這種人必有同性愛的趨勢。但，實際上，這種極端發達，是很稀罕的，大概，這種氣質反含在常態的外貌的男女身體中。

巫羅博士論及這問題，及男子方面的女性化和同性的關係說，『雖然，最好在開端就指出，同性戀愛的男子，不一定要女性化。那種症候雖可以指出許多，然而大多數沒有表示出明顯的女性化』。我們對這一類底婦女也可以得到同一的結論，就是，她們大多數沒有表示出明顯的男子底習氣。其實，用科學的見解來看這種極端的事實，指出在某一方向上的趨勢和發達底限度，是很有價值的。如果以他們為人類進化底全體狀態底代表事實，那就是很謬誤的了。

至於同性戀愛的男子底正態式樣，他底身心雖強壯，但具有女子底情緒的本性和易感——有時且至於很高度。從內體底外貌和態度看，這樣的人們是很強壯的，和他們同性的，沒有什麼差別。但情緒上，他們是很複雜的，慈愛的，易感的，憐感和愛情的。他們底心思是暴怒，急迫，衝動變化的；論理的能力

可以『或不可以』發達，但直覺却是很強；他們像婦女一樣，一瞥見，便會理悟，且知道他人底心所現的是什麼，但不知自己爲什麼能知道；他們有侍候他人的特質，他們底根底有藝術的性質，藝術家底感性和知覺。這樣的人常是一個夢想者，有長思羞縮的慣習，常是一個音樂家，或是關於文化的人，社會雖不了解他，但也尊愛他——雖有時不過是一個平民隊裏的孩子沒有什麼教育，但常有特別天賦的精美。特佐克斯(Dobson)說及同性戀愛的男女都很帶好意，關於男子一方面，他這樣說：『他們對於詩歌音樂是狠狂熱的，對於美術，也是很精巧的。他們於微小的不幸的事發生，常被情緒同情心所感動。他們底易感，他們對於兒童的無目的的愛惜，他們底愛花，他們對於叫化子，殘疾的人的憐愍，都確是婦女氣的。』在另一章裏，他指出藝術家底本性說，『許多同性戀愛的人底神經系統是最優美的，而且是最複雜的樂器，可以彈出我們所能想像的內部的人格。』

這樣的一個人底愛情似乎應該是很深的了，不錯的，他底戀愛的情緒或者是最完全的範疇——這範疇，因為地位使然，它底感覺上的原素是次於精神上的要素。瑞士有一個著作家論及這問題說，『那些得着一個異同性戀愛的人做友朋的，真是很快樂——他行在玫瑰花上，不怕遇着荆棘。』他還說，『世間有一個比同性戀愛的人更完全的看護婦嗎？』這些雖說得太過，但我們也許相信它們有一部分的真理。特佐克斯引別個著作家底話，也有同樣的意義，我們也許同樣地領受它；他說，『我們組織成一種溫柔的精神，和好習慣的特別貴族，我們在男性隊裏，更是高等的藝術氣質底代表者，我們是幻想家熱心家，常常反對文明底過度男性化，保持社會文化底平衡——感化那些爲利益物質的肉欲的快樂的貧夫。』

有人說，這一類男子，輕視婦女，這句話相信的人雖然很多，但實際上是不見得確實的。他們雖天性上不傾向於和婦女『發生戀愛』，但這樣的男子，因他

們底本性，却接近於婦女，他們似乎對於異性方面底運命和情緒的需要常有一種異常的了解和欣賞，因而往往和她們結成一個純粹的，竟可以稱做拍拉圖式的友誼。他們常常被女子所追求，這是無可疑的事，因為她們從直覺上往往不期然而然地對於這些男子，在同性愛上，爲常態男子所無的，感到一根同情之絃。

現在再引特佐克斯底話，他說，『假定一切同性戀愛的人，必定是婦女憎惡者，那是錯誤的。十分是相反的。他們常是婦女底忠實的朋友，最忠誠的同盟，且是她們底保護者』。

現在論到較近常態的完全的同性戀愛的女子底式樣，我們見得她們底身體溫柔嫵娜的，完全是婦女式的，舉動伶俐而貞潔，但內部的本性却是近於男子的；性質則活潑，勇敢，有創造力，決斷，不太偏於情感；好戶外生活，好遊戲運動，好政治，科學，甚至好工商業；善於組織；富責任心，有時可以做一個頂好的高貴的領袖。這樣一個婦女，由她底特別性格底混合，很容易見出，是很適



合於事業的，如職業生活，管理者，甚至一國的統治者。她喜歡和比她更少艾更嬌嬝的人發生戀愛；這是一個有力的，甚至英雄的式樣，而且有才能可以鼓勵大事業的。若誘掖得宜，有時可以於教育訓練女子裏，成一種寶貴的勢力，或是在婦女中創立一派的思想或行爲。Santa Clara 或宗教寺院的創立者，大概都屬於這類婦女；這種婦女——不受普通細索所縛住以服從男子——時常能夠爲她們同性自由服務；這是她們氣質迫她們這樣熱心去做的。

我現在已經把中性的男女底極端式樣和健全的式樣略略述過——這確是很簡單不適當。這些式樣可以由歷史和文學來證明，雖以四週的實際生活來證明或者還更爲滿足和正確。這問題雖很生疏，然而近代思想和科學將不得不解決它，這是才起首顯著的。正德的式樣或者可以說，它存在，和已經常存在，而且很多。由那情景，他們自有他們底地位和目的，這是很可能的。我們已經說過，他們沒有疾病的特別標識，除非他們戀愛情緒底特別本性算是一種。兩

性互相隔絕，現在已常呼出怨聲了，他們爲彌補這裂痕，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這也是必須承認的。

這階級底男性，本性的藝術的本能，易感的精神，如浪一般的情緒氣質，與他底剛毅的肉體和智慧合爲一體；女性底正直自由的本能，她底男性的獨立和力量，與全然女性的優美，儀容態度相調和：這可以說，由於他們這二重天性，使他們能操各方面的生活，調和兩性底祕密——這就是他們作調和者中間人底職務最好的恩惠。世界底大首領大藝術家，——如密凱郎該羅，(Michael Angelo)莎士比亞，馬羅(Marlowe)，亞力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凱撒(Julius Caesar)……婦女則如瑞典底克利斯丁(Christina)，女詩人沙浮(Sappho)等，都全賦着或賦着一部分的中性者氣質，這是可注意的事。



## 第八章 自由的社會

最後，我們要以更廣大的眼光對於人類兩性關係底全體，下一點總括的批評。

兩性關係難得普遍瞭解的一個重大原因，我們前已說及，就是，性的方面，感情與氣質都太懸隔。加之人們又不得自由發表其意見，少不了有些自然的或故意的避忌，這問題便益難以闡明了。在大洋裏，原是有暖流，有寒流，有鹹水，有淡水，有半鹹半淡的水。水流原非一等，人們却終以自己生息其中的一部，認為海洋底全體。交際社會的男子不能同情或理解遁世禁欲的人——同樣那遁世禁欲的人也自然抱着反感；富於母愛，富於性欲，富於博愛精神的女子也不能互相理會。而那普通的男子和普通的女子又都只從全然不同的立腳點，

趨就於性欲，因而意見永遠不相調和；他們兩方面對於別一部分對同性有着天賦之愛的人類（同性戀愛者），完全不能瞭解，雖然在任何社會中都佔着重大而且重要的地位，却幾乎不認其存在。歷來把這等問題用過公平的研究的工夫也很少，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還是處在昏暗中。

我們回顧歷史，並考察各人種各民族各時代種種不同的慣習，我們覺得我們人情底歧異，大抵都在曾經實行或曾經承認的實際歧異裏反映出來。我們看見生殖器與神佛會受同樣的崇拜，我們也同樣駭異地看見野神祭等荒淫儀式會與宗教的感情有過深切的關係；而在一面又嘗看見有人把禁欲主義，貞潔的肉之否認，尊爲上昇天國唯一的道路。結婚底形式，被大家公認的，有種種的不同，一經制定之後，便被那一時代那一國裏的人認爲唯一合乎道德而可行的形式。

在這樣不同的狀況底下，婦女地位也很變化不測。在行一種什麼樣式的羣婚制的原始社會裏，女子都有絕大的威嚴和勢力；在某種的一夫一婦制度底下，如彭

加爾的那加斯 (Nagas of Bengal) (註) 女子底地位又很卑微；而在其他的制度底下，如在古埃及和羅馬帝國末年之類，女子又極受人尊敬。我們不能不承認歷來世界上的兩性關係原有種種的差異；我們——只要略知人情——也決不能指定某種慣習或某種制度，說這個纔是唯一適當的道路。

註——Letourneau Evolution of Marriage, P. 173 裏也說低級民族如

錫蘭島的 Veddahs, 南非洲的 Bochimans, 澳洲的 Kurmis 都行一夫一婦制。

我倒相信，在那真正自由的社會裏，一切過去的制度慣習，也許都將被人承認被人利用。歷史上的形式和慣習，果如我們上文所暗示，是那存在我們內面的傾向和本能底反映，則與其使它們絕滅，何如替它們安排適當的位置和合理的表現。現代的社會，暗藏着過去社會生活底種種慣習，我們已經看穿了；在將來的社會裏，不能不承認這等慣習，而且加以相當的修改。

其實，承認它們，便是修改它們。因為一經承認，那舊慣習便由黑暗處，種至明亮處，由過去社會底老狀況裏移入近代的新環境中了。譬如一夫多妻或多角關係的結合，若真自發地發現在女子有着完全的自由與獨立的環境中，則女人們彼此之間和與共同的男人之間既都是自發的愛情底表現，便與古代的一夫多妻全然不同性質，不得再算是女子底屈辱。在同樣的境遇之下，一夫一妻制也該失掉了它底狹隘和固陋；而那喜台拉（Jehovah）的生活——即女子選擇多數男子為配偶的生活——也並不是失了威嚴，名譽和真情。

我們如若將性視為神聖，而肉體成為聖潔（現在自然談不到）無論內外都聖潔美麗，而得嘉納（這自然要全然改變了生活的方式，攝取純潔清新的食物，裸露身體底大部分，融浸在野外的空氣和日光裏，方才可以如此），而且實現了唯有女能自由，男能真摯，纔能得到的精神的道德的關係底聖潔之後，我們對於各引性的關係的批評，以及對於它們底地位和適當與否的評價，就將全然改變了。

在一切古代民族底放縱的野祭裏，常含有崇拜自然和性的神祕主義底要素。

這在現代早已消滅，或已視爲淫穢不潔了。然而這是於人很重要而又託根很深密的一種要素，將來必以其他形態回復轉來；一面修道院及其他基督教或基督教以前的禁欲運動，努力克制肉體（現代西洋已被嘲笑了）也含有一樣重要的真理，想來將來也能復興的。原始民族與古代社會底習慣，我們現在雖覺得奇異；但這却是欲望與需要底表現。這種欲望與需要，自有它們底地位，雖被現存的習慣所壓制。誰能說，廣大無邊的人類靈魂（通過各時代各民族）在這幾千萬人心被壓迫的熱望裏，不能恢復起來，打破各時代的微小的束縛呢？社會愈趨於自由與成熟，將愈能把這偉大的靈魂親切地擁抱，而且認識這靈魂在一切過去的習慣中實現自己的努力，將不復拒絕它們，而要加以承認與溶合，以及改造與發揚的罷。

或許有人以爲這話近乎聾人回歸於一般的混亂與雜婚；以爲與我上面所說的



真正婚姻以及由社會進化，人們更真摯的願和他們所選擇的配偶結終身的伴侶的趨勢，不免相矛盾。然而只要把這問題仔細考察，便不致有這種錯誤。因為，『由混亂趨於分明』，實際是一般進化的趨勢，戀愛也不能反背它。戀愛底本來的性質，在實現它自己底目的，常執着於更永久更顯明的關係，直至得了永久的伴侶才止。人類彼此的關係隨了人類的進步，既已日趨於清楚分明，不復像以前那樣模糊曖昧了——社會在進化的路程上自然決不至再會後退到混亂雜交的時代。

像現於一切有機生活的進化中的那樣，愈是高等的生物，愈有細密的分化，就是顯示着這趨於分明的傾向的。將來社會倘能承認人類心靈的要求是複雜多樣的——我想是能的——就將不混合它們，却認那些不同的要求各有它底機能，各有它底地位和目的的罷。社會倘已明到能夠寬假一時有自然的野祭之類的，能夠放任某一程度的動物的傾向，想來總不至於蠢到不能識別這個和永久的

精神伴侶的欣喜與幸福；就是女子偶然爲了渴望小孩，和男子有了一時的結合，就將她底一生視同娼妓那樣的昏亂胡塗，怕也可以沒有了罷。其實將來的社會必能承認戀愛的情緒有種種的形式和機能，而終身友誼的伴侶（也許有稀微的性的關係）便是最滿足的形式；而且必能了解像現在這樣，男女二人非同屋而住，同桌而食，便是路人；男女之間又只有兩種關係，正當與犯罪，結婚與淫亂——模樣的婚姻制度，便是不斷的糾紛和誤解的原因罷。

自然，這樣的社會底自由，和以種種形態自由自在體現真實戀愛的人間生活，是與社會的經濟的自由相伴前進的。產業問題一經解決，巨大的機器力成爲社會的共有物，男的女的都不再是別人底財產奴隸的時候，強迫賣淫與財產結婚及其他使愛情錯亂的原因，都就消滅了。在這樣的經濟自由的社會裏，人就可以依了他們內在的真正的法則而結合了。

我們對於內在的法則的有無，向來很少想到，我們底思想專注在外面的法律

上，所謂戀愛科學——倘可以這樣稱呼——是異樣的被渺視的。然而我們假若暫時撇了習慣與習俗靜靜地來一審自己底內心，將就知其間有着最分明的難御的內在的力，以各色的繩索將自己和別人相結縛，並隨愛情的天性與性質而有各色不同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將就見在這心靈的世界裏，有一種宇宙的調和與變化，幾乎有天文般的秩序。

這就叫做人間相互關係的距離的行星法則也是很一切當的。在這周圍的各人，有的是距離百里的愛，有的更爲親密是距離一里的愛，有的比這更爲親密是愈接近的愛。倘若朋友之間，其行星的距離本爲一里，偶然使之更爲接近，則其唯一的結果必致排斥力與離心力反而劇烈的發展，致使他們超過他們原有的距離，非至回復了原位不止。反之，本來係極接近的人，一旦分離，我們可計時量它底回復力，因爲回復力與分離力是要同時俱增的。我們若要指明和確定人間的距離，我們唯有在人生藝術尋找這距離，保持這距離。這距離若混淆，勢

必發生無數的糾紛，而且經過種種錯誤，災害和互相衝突之後，才能發見他們。

這些法則以及相類似的法則確是這樣明顯的，有時暗示一個包括我們全體的心靈世界——這心靈世界的關係是永遠明白確定的；而且我們現世的關係僅是那心靈世界確定的事實的表現——這宿世因緣的觀念卽一見之後便確定他們正確的關係，是許多人可以經驗到的。有時竟像前世素識那樣奇異，令人難以索解；有時雖沒有這樣親密，但差不多卽便能決定彼此關係的正確距離。因此，經過數年或數十年之後，彼此相互關係雖發生興趣和其他難以預料的發展或別的東西，但這平常的距離，在全時間，是不能有絲毫的變動的。

（照這樣的經驗看來）我們不信除了方纔所說的，我們最內在的自我，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所從屬的社會——像但丁在樂園所目擊的靈魂的薔薇一般，每片花瓣是一個獨立的人，每人又唯和其他一切人互相結合纔爲獨立的個人——這像初期基督教所夢想的人間天上的永遠的友情，爲存在這地球上或其他行星的一切

社會與友誼的典型；其中無數個人的自我，結成一個大我，其中各員（都像身體的各部一般）在永久的光榮的關係裏，難離難分地結合着那樣的社會，還有更有意義的自由社會了。我們固然知道，事物底實際，是不能以這樣的言詞或別的怎樣的言詞所能適切表現的。然而這樣的觀念總之是在概念所能表現的範圍內最爲近於真實的。而且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想像我們地球上的關係（經過無數次盲目失敗不成功之後）是一個不斷的企圖，終想探討和發見他們永久真實的關係的。

真的，人們倘若真摯地愛着他人，他便依了巧妙的方法，把他所愛的人，變成自己底一部分，很堅固地融入他自己裏面（註）。兩人精神上堅實地結合着。除了愛人底思想與目光的所到地，他無所見無所思。所以只要他底內在的自我能夠存在（無論在什麼地方）的時候，他底愛人總是結合着不可分離的。他們底關係是這樣親密的。在外的世界我們或者不能明白地了解這種關係；而且我

們或者以爲分離的時候到了，當死亡或別的原因把外面的形體移去的時候。然而在內的世界，這種關係是很明瞭的。在那裏我們和戀人的關係不過是在永遠的偉大的花裏，互相接近的兩片小花瓣。而且因爲我們既在固定的世界裏互相接近，所以在動的世界裏，我們人間的自我便連合而爲一，且不論到什麼地方都是常常連合着。

註——偉大的戀愛，雖未見得能得到顯明的報償，但它能夠證明自己底存在，在它自己底方法上時間上有其收穫；這就是許多人會經驗過的情感的說明罷。

但是，因爲這永遠花朵有無數的花瓣，所以我們對於無數心靈的關係不可不學習——有些是最親密的，有些是遠些，但都是善的完全的——以發見這種關係的真實性，而不致迷惑。因爲有些雖是距離遠些，但，一旦被真理底精神所感動（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大膽的表現和他人底表現一致的意思）也能有愛底根苗。

原來真理底精神就是全體的生命，而且是綜合全體的愛底別一方面。

從這眼光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所努力實現的地上的理想社會，就是這包括人類的靈的永久的關係。而且凡能結合人類的每一個社會就是某程度的天上的都市的反映。本質的真的社會雖不會完全體現於人間底烏托邦，但是它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在人間事體內部上已活動着，而且常常把自己表現出來。

無論怎樣，我們底結論就是：這問題底內在法則——性欲，戀愛以及一切人間關係的內在法則——必須漸漸地表現出來，而且居於領導的地位，因為它是創造與維持合理的社會的唯一權威者；外的法則——倘若成爲無生命的死物——必定要消滅的。真的戀愛，唯有在自由的社會才有實現的可能；真的自由，也唯有在戀愛是真實的時候，才有實現的可能。制限兩性關係的法律上的習慣，是一種難堪的束縛；然而人們如果做了單純的肉的要求的奴隸，這種束縛也是難免的。其實這兩種奴隸是造成一種自然的平衡的。到了戀愛具有充分的真實

化，能夠使性欲成爲馴服的奴隸的時候，法律底悖理是要消滅的。

這是無須多疑慮的，所謂合理的社會是要實現這樣的理想的；它既不剝奪一切行動的自由以屈服於鐵也似的制度，也沒有陷入於亂婚的泥淖的危險；它對於造成複雜的社會有機體的組織的關係的種種微妙的差別，是要承認和創立的。

這是很明白的，我們上面說過的真誠的愛是一件不可動搖的事實，而且它自身是合於正義的；雖然它用了種種的意外的奇異的狀態表現出來，但是它要求社會而且社會不得不極端尊敬地虔誠地處理它——它自身就是法則，或者就是人間生活最深的最內在的法則；唯在極端的例外情形，外的制度，才可以干涉它。

對這問題，我們現在完全是小孩子，做着或則取了無數不同的花瓣，嵌在一個模型裏，或則用了煞風景的手段毀滅了美麗活潑鮮豔的色香的事。要明白戀愛自身所具有的豐富與差異的可能性，要了解戀愛的羅曼司，依微妙的差別和美的克己的工夫，延亘了幾年或幾十年徐徐進於完全的境界的種種關係的魅力，大



抵只有等那勝過現在的，成年的社會來，才能得到。

愛的成年

完

盧那卡爾斯基著 魯迅譯

藝術論

實價六角五分

是藝術理論的建設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從它出來之後，我們方纔看見了基地着實的新美學。它是科學的新美學的最初的嘗試，也就是最初的成就。

波格達諾夫著 施存統譯

經濟科學大綱

實價一元四角

波格達諾夫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但他的各種學問的基礎的，却是他的卓越深入的經濟學說。這書與他的社會意識學大綱同為世界上不朽的名著。

陳望道 施存統合譯

社會意識學大綱(上)

實價六角

這是波格達諾夫傾倒了他的博學在說述藝術，科學，宗教，道德等一切文化的名著。上卷從太古文化講起，到封建文化為止。中有精緻插圖多幅。

陳望道 施存統合譯

社會意識學大綱(下)

實價七角

本卷承上卷接講個人主義及集團主義的文化。凝視現實，瞻望未來，儘有獨到之處。筆力始終不懈。卷末附有全書索引，亦便檢查。

上海 狄九 思七 威三 路號 大江書鋪

茅盾作

野 薔 薇 (創作集)

實價六角五分

劉大白著

白 屋 說 詩

實價一元

謝六逸譯

日 本 近 代 小 品 文 選

實價四角五分

田邊尚雄著 豐子愷譯

生 活 與 音 樂

實價五角

內收創造詩與散文等五篇，幻滅等三部作以後的力作盡乎在此了。茅盾的創作之美，已無人不知；此處所收，更如野薔薇似的，雖然有刺，可是有色有香。

劉大白先生，是詩人，亦是詩論家。本書是自集其歷年來的詩論的專集，見解透闢，議論精審。其關於古詩音韻方面的新發見尤是不可多得的瓊寶。

譯者以他細膩優雅的文筆，選譯了日本著名作家的小品文字多篇，成爲此集。凡研究文藝的人，都應置備一冊。如採用作中等學校的教本，尤爲相宜。

著者以淺近而有趣味的談話，說明音樂是甚樣的一種藝術，和音樂在我們的生活上佔有何等重要位置等問題。凡我音樂愛好者，均宜人手一編。

上海 狄九 思七 威三 路號 大 江 書 鋪

陶希聖 著

### 中國政治思想史

著者自發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及中國封建社會史二書以後，一方面欲試為分期詳述之中國政治與社會史，另一方面欲從事於中國政治思想的評述。其態度是對於從來的中國史學及教科書，作深刻的評擊與澈底的改造。

平林初之輔著 施復亮 鍾復光合譯

### 近代社會思想史要

實價 四角

是客觀地敘述近代社會思想之發達的良著，從資本主義經濟學到科學的社會主義，都給了系統而扼要的說明，並指出時代背景。譯筆亦信實流暢。

斐夢痕 編

### 中等學校唱歌

實價 一元

本書內含歌曲六十餘首，歌詞大半係斐夢痕陳東原諸先生所撰譯，曲則全部採自西洋名曲。每首各有牠特殊的情調，每調之前均附有其階名在鍵盤及譜表上的地位圖，卷首更附有音程練習，此種創制是國內音樂界底一種新試驗，於初學者大有裨益；凡愛好音樂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王悠然輯 任中敏序

### 盪氣迴腸曲

本書輯錄元明清言情之曲近二百首，將其中盪氣迴腸者百餘首編為正集，分為上中下三卷；銷魂動魄者五十餘首列為外集：是一部聚精會粹的曲選。

上海 九九七三 號 大 江 書 鋪

L. A Richards 著 傅東華譯

### 科學與詩歌

本書作者對於唯美，形式，直觀諸派的學說都認為渺茫難信，而主張以文藝給與人的經驗的價值為批評的標準。這書便是闡明此種學說的入門書。

卡本忒著 郭昭熙譯

### 愛的成年

這是卡氏 *Love's Coming of Age* 的全譯。與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並為世界婦女論底雙璧。而較之倍氏底現實的科學的則為理想的而有詩意的。

陳望道著

### 修辭學發凡

本書以藝術的敏感和科學的謹嚴，將古來修辭現象作有系統的新的處理。如果說馬氏文通是中國文法的母親，那這便是中國修辭學的母親了。

瑪察著 馮雪峯譯

### 現代歐洲的藝術

這是一本從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論現代歐洲底新藝術的一切流派及一切傾向的唯一的書。說了此書，可以明白未來派，立體派，表現派，新原始主義，構成派，純粹派，踏主義，同時主義，行動主義，左翼主義，點主義等藝術，及歐洲諸國底革命和左翼文學，是什麼東西。以其立場之正確及材料之精穎博學，此書之出，人們嘆為藝術學界之一事件。如盧那卡爾斯基，弗里采等甚至特別為文讚揚他。全書十二萬字，並插有未來，立體，表現等新派作品多幅。

上海 狄九 思七 威三 路號 大 江 書 鋪

# 文化科學叢書

文化科學叢書(一)

## 言語學概論

安藤正次著 陳燧道譯

文化科學叢書(二)

## 美術概論

森口多里著 豐子愷編譯

文化科學叢書(三)

## 神話學概論

西村正次著 謝六逸譯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言語學界的權威，從前在早稻田大學主講語言學多年。內容將複雜的語言學，簡潔明瞭。敢說在人類性質的書籍中，要算這一部最能引人入勝。對內，要算這一部最智能的筆，不勝能解。於言，現在用精巧的文筆，來編譯此書。譯者現在我國便開花了。

凡鑑賞美術或翻閱美術史的人，必應先懂得「美術是什麼？」本書對於「美術」一語會下明晰的解釋，在前篇內，從各方面考察「創造的形體」之美術的本質，最後則論美術的鑑賞與批評。實為一本最完美的美術概論，對於有志於美術的人，有極深的幫助。譯者有志於美術的人，現有極厚的這本，可謂相得益彰了。

這是一部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神話的著作。內容共分六章，將神話的意義，進步，學說，起源，研究實例，這方面等敘述無餘，并附有研究實例，這部分完整的神話學，不可不研究。這與民俗學的該都不可不看。對於文藝與興趣的人，也絕無難解枯澀之處。

上海 大 江 書 鋪 路 威 思 狄 三 七 九

看！短小精悍的文藝理論小叢書，  
破天荒地在我國文壇上出現了！

### 文藝理論小叢書

■ 文學及藝術之技術的革命 (重版)

平林初之輔著  
陳忍道譯

實價一角二分

■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片上伸著  
魯迅譯

實價二角

■ 藝術簡論 (重版)

青野季吉著  
陳忍道譯

實價一角五分

■ 文學底作者與讀者

片上伸著  
汪馥泉譯

實價一角五分

■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 (重版)

平林初之輔著  
方光藻譯

實價一角五分

上海

狄思威路  
九七三號

大江書鋪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

# 愛的成年

卡本忒著

郭昭熙譯

發行

## 大江書鋪

上海狄思威路九七三號

實價大洋四角



